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廉州府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曰臣伏讀邸報見安南久不入貢禮兵二部會議征討先遣錦衣衛官二員徑往彼國查勘隨蒙兩廣軍門牌仰所屬揀選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強幹有謀者五六員名伴送



勅使徑入安南等用劉州依蒙已選欽州所辦百戶呂濂送用去後臣按安南久闕職貢且上陛下赫然斯怒廷臣遂議征討此誠帝王統馭華

夷之畧也而臣復有言者蓋兵難遙度事貴萬全故武定侯之疏未盡事情欲選能幹官及生長四省孰知彼處事情者逐一陳奏臣待罪欽州接壤安南彼中事情畧知一二不敢不言以

頁

陛下也請一一陳之臣自到州以來再三體勘節據崗長黃子璟生員黃洪等呈報安南自正德十年黎暘通貢之後遂為其臣陳暘所殺其臣莫登庸攻殺陳暘之子昇奔據諒山登庸立暘之兄子諲為主登庸謀篡位黎諲奔據廣南登庸以其幼子冒姓黎氏權管國事已而自取之安南至是國分為三而莫氏特大黎氏播越南海阻于登庸欲貢而不得登庸攘人之國身負篡逆欲貢而不敢陳氏竊據偏方勢力單薄欲貢而不能安南久不入貢職此故也登庸篡據二氏分爭國人未服正欲求貢乞封以定其位而莫為之主嘉靖五年以千金求通貢于本州判官唐清事發問罪監故按察司獄臣前過廣西聞莫登庸求通貢于兩廣軍門稱黎氏已亡國人推已見行左江道查勘未報則今之遣使正其所欲計必仍飭前詞以相欺

勅使至彼所接所問皆其臣下誰敢以實告使者

無由察因之而回奏
朝廷無由察因之而與封是萬里遣使適成其篡
據之謀不可之大也臣觀諸臣會議要見是今
篡主奪國之罪人姓名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
仰見

陛下明並日月威振雷霆不肯少假借于叛賊也
今

勅使往勸果登庸狡詐如臣所料豈不誤大事此
臣所以不容已而有言也臣見兵部會議遣將
命官整兵積糧俱已處分無容別議請以未盡
者言之夫事無微而可畧敵無小而可忽今于
安南若止責其入貢此可不煩兵而定必欲正
其叛逆之罪則登庸未小未可忽也何也彼自
篡逆以來北難于陳氏南怨于殘黎身經百戰
其歷患也多其用智也熟非少年未經事者比
其不可忽一也二十年間我雖未嘗覬覦乎彼彼
之隄防于我者無所不至觀其篡立未幾即禪
位與子福海自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故居去其
國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再觀其
所居宿兵萬人又攔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
見也聞永樂中征進用兵八十萬謀臣猛將皆靖
難百戰之餘以泰山壓卵之勢臨之雖所向無

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力孰若往時大將
副叅遊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叢
城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古之用兵安
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
風氣殊異瘴癘時興北人至彼不習水土往往
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討李乾德元之討陳
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馬錢糧皆為二年之計若
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
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功難成此當慮
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江西雖近人不習戰
臣訪得今安南所憚惟湖廣鈎刀手廣西狼兵
福建白船廣東黑船四處土兵爾方今良將臣
不能盡知如遼東總兵馬永廣西叅將沈希儀
浙江都司指揮湯慶亦一時之傑也古之良將
或起于屠釣或拔于行伍今專任世將臣聞雖
有孫吳韓樂之才亦無由進設法收之亦足備
今日之用夫兵務精不務多若湖廣廣西廣東
福建四省之兵各選精銳二萬人亦可當八十
萬之強兵若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若多方
搜訪不拘一途得如馬永沈希儀湯慶者數十
人亦可以方靖難之諸將聞永樂中入安南者
略有二一自雲南一自廣西今使雲南之兵自

蒙自縣入以攻其右廣西之兵自憑祥州入以
攻其背潮廣之兵自七源州入以攻其左福建
之兵由海陽抵彼偽都以攻其南廣東之兵由海
陽抵都齋以牽制其父彼四面受敵父子形隔
可不戰而下也登庸既下黎諲陳昇可傳檄而
定美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皆須習南方水
土者亦可久駐而責其成功四川江西只令出
錢糧以給軍餉貴州則錢糧亦可免之用兵之
策如臣所陳亦畧盡矣征伐之議尚有二三其
說者臣請陳之有謂安南外夷不可治以中國
之治不宜征伐舉洪武宣德間處安南事以為
證此一說也有謂登庸之業已成可因而與之
舉洪武中處朝鮮李成桂之事以為證此其說
也有謂登庸篡逆義不可與討之則疲敝中國
宜聲其罪而絕之使四夷聞之皆知叛逆不軌
者在所必絕此一說也有謂北虜猖獗寇在門
庭安南篡逆遠在荒服先破吉囊然後詔諭安
南可傳檄而定安南之伐宜且緩之此一說也
有謂宜興兵致討聲莫登庸之罪而誅之召還
黎諲以主其國定位而去之此一說也愚是見
皆異于是按安南與南海珠厓同入職方漢晉
隋唐皆為郡縣欽州乃其屬郡地志可考秦登

輔生于愛州與曲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為唐室
名相則其風聲文物固不異于中國也趙宋始
失之我

太宗皇帝收復故物至

宣廟復失之乃中國之陷于夷狄非夷狄也

祖訓所以不征者蓋陳日隆首先歸順當時未有

其幾非夷之也臣考黎利之勢不太子徵側漢

光武棄西域而不棄交趾其不以夷狄視之爾

見也二楊棄交之義本借漢棄朱厓為辭然朱

厓卒為郡縣今名臣碩輔相繼而出則其說

之無據可見也是不伐之說非也登庸篡逆之

賊若因其業已成而與之如國法何且黎氏

尚在臣訪其所居雖僅四府然地廣而兵強國

富而民附尚足以制莫今與登庸則置黎于倚

地萬一黎諶效陳添平故智詣闕請封何以

待之洪武中處李成桂蓋

本朝受命之初朝鮮獨首至又其時王氏已絕非

若今黎氏尚存故姑與之其事不同難以例論

且堂堂

天朝豈利土物萬里遣使不能正其罪而反成其

奸非所以重中國服四夷而示後世也是與之
之說非也既為藩臣而受其職責則其國治亂

亦當理之今也逆臣篡據邦國分崩既遣使臨
問而得其情乃絕之而不理非所以申長與之
王法尊中國而威四夷也夫所謂疲敵中國者謂
其地絕遠得之不足以富國若鄣善車師之于
漢光武絕之是也安南接壤兩廣鷄犬相聞其
地土沃而民富象犀翡翠香藥之利被于上國
得其地正足以富國猶勝今之貴州廣西非敵
中國以事遠夷也是絕之之說非也吉囊安南
譬之人身安南一指之屈吉囊瘡疥之患也瘡
疥之患時時可治屈指惟一過客能伸之只在
一時必先伸指而後疥決不先疥而後指此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是緩之之說非也安南之初
請封者以陳氏

國朝之所封者陳氏黎利中藏狡詐冒有封國則
安南非黎氏有也當時未及討而與之其事未
明其罪未正其恨無其機耳今其強臣效尤黎
氏失國天道好還事有其幾乃欲取國以還黎
氏豈但逆天寔自失機會也是定黎之說亦非
也以臣觀之今之安南當討者三當取者二可
取者四中國禮法之宗四夷所視以為表則也
登庸篡逆禮法之所不容當討一也四夷視此
以為重輕當討二也 國初棄交趾之時安

南因而侵本州如昔胙浪四崗之地置新安州
聞其民衣冠語言嘗有反本之思彼國執迷怙
終未有悔過之念宜乘此時聲其罪責之使之
改圖當討三也安南本中國故地自分國以來
驅我衣冠之民短髮跣足而為夷狄之俗管仲
之所必匡孔聖春秋之所必謹當取一也黎民
得之不義登庸覲其故智二者俱不得立當取
二也彼自分國以來年歷六百人更五姓國祚
雖易疆土不分而今乃分裂上天之意似可推
而知也可取一也聞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猶
多未附皆與為婚姻以結其意今三姓分爭國
內人心未知所屬皆願歸本朝登庸亦朝夕凜

凜懼

王師之至日散千金以收國人似有望風送款之
意可取二也安南既分勢難復合三者相持決
不相讓彼此俱失必然之勢也是天道有好還
之會交趾有混一之機可取三也五六年間邊
民覬覦而動如趙盤韋緣廣者四五起屢請興
兵官府莫之聽雖歲殺數十人猶不能止若得
明者指揮數萬精兵旦夕可集人心如此天意可
知取四也夫其當討者如此當取者如此可
取者又如此是誠事載一時也臣聞嘉會難逢

乘時不再鷓鴣相持漁人之利天與不取反受
其殃今之安南所謂鷓鴣之勢中國之利天與
我以時也願

陛下與廷臣計議務求至一之論不惑二三之說
兼采微臣之策勿專已成之議詳審使者之奏
勿為登庸所欺則大時可乘大功可建一方之
民可免于披髮左衽

陛下之盛德大業光

祖宗而垂後世矣

御史余光巡按廣東時復上疏曰臣聞之稅不
應者謀不神勢不因者功不建故紆謀定策在
朝廷相時定變在應機貴于勢相懸而心相協乃

能成功故權難預設事難遙度自古智謀之士
必臨境測形圖上方畧以期在萬全也全我
皇上遠覽大畧炳燭機宜邇者該兵部題奉
明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勦是以緩兵為權聽
叛亂之未格以順為處容撫按之撫剿此真

帝王之洪猷陋霸者之功利豈惟

社稷生靈之休寔四夷來王之會也然兵不可先
處不可後昔勾踐謀吳二十年而後發者豫其
圖也董晉定汴一朝而撫定者應之速也臣愚
以為變謀為畧順機以徠此其時矣勢不密緩

不然則赫舉而不應延緩而起侮復憤而謀伐
寔非所以尊中國重

朝廷也臣自入廣以來日聞安南事體與往日在
京不同在京云三氏並爭形如鷓蚌可收漁人
今據廣東都布按三司會議則莫登庸權攝國
事全有其地諸酋相與率服矣雖黎寧播越地
分未明恐違之奸人執為奇貨以求救要立于
天朝待天兵誅莫氏以定其封其志亦欲為登庸
終非黎寧之利且聞封印亦假傳者未真前者
鄭惟燎之奏我

聖天子旨云不類外國文字且令該部辨印真明
見萬里洞知夷情今姑不辨其真偽若黎寧果
實而復置之亦未為可臣揆厥顛末以論黎氏
篡戮陳氏子孫已盡復紹

天朝誘殺陳添平并使臣其罪滔天我

太宗文帝聲罪奮討凡三出師經營一十三年始
克平定未幾十年黎氏又復叛亂以此觀之黎
氏魚肉國王在陳氏為賊子屢取屢叛在我

朝為亂魁今其失國播遷或者天假手于莫登庸
以報之夫夷狄篡奪寔其常事自宋以來丁移
于李李奪于陳陳篡于黎今黎又轉于莫此皆
近代故事是陳為李賊黎為陳賊此好還之道

也若復立黎是悖覆暴之義乃以恩酬怨且勢莫久夷狄之運一敗弗復遼人金人之盛尚不能復興我

朝立忠順王終不能制吐番此死灰不復燃兩明驗也雖中國若分割如五季六朝畢竟不能中興其中興者必其始焉弔伐以奉天討其既焉大一統以延國祚若黎寧今雖力能置之終為他有何者傾木不能植餘燼不能噓茲天道也况興滅繼絕為帝王子孫封建諸侯而言非以施于夷狄臣愚以為今日若莫登庸負固不庭法在必征以明天討若莫登庸稱臣入貢法在

因授以安中國夫問其不庭不問其為篡自古帝王畧遠夷之常道故今日于安南臣愚以為廣東欽州與彼接境已集三司會議先遣能幹官一員至境上宣揚

天威議舉大伐今且問彼不庭責以稱臣使之脩貢彼若聽服因以授之此因勢以定不在勞兵經畧之上策也若必征剿則勢難窮追兵難以駐老師生變未見其便且彼既未王猶事征討是徒耗兵力損腹心以事四肢也臣愚以為不請則專其罪莫迓待報則緩其機難失且廣東去京師八千餘里去安南四千餘里若徃復陳

請而後行之其將失時違機矣故臣愚以為事在邊疆苟利

朝廷厥罪與嫌咸不可恤懼罪匪忠遠嫌匪直臣寔不敢况我

皇上聖明近日遼東事宜俱聽巡按御史曾銑酌處定變已有成效邊陲獲安故今日亦恃

聖明遠炤不咎臣妄臣一面遣官至彼境上宣揚

天威問罪不庭責以稱臣入貢一面差人馬上齎奏俯乞

聖明俞允聽彼自新以為

社稷生靈造福

兩廣提督府蔡 會議炤征討安南係千重務議處俱合周詳舉行應有次第庶幾事有條理民不告勞合行詳議應委官督理者上緊委官督理務要財不濫費事充執緒斯于軍務有資大功獲濟如獲謀慮未周查處欠當致令臨用缺支當事告乏則法典具存罪不輕貸

一廣東漢達官軍一萬七百六十四員名廣西一千二百二十員名及左右二江土兵田州府二萬名思恩府一萬二千名鎮安府一萬名泗城州一萬四千名歸德州二

千名上林安隆二長官司共四千名都康
州二千名向武州三千名歸順州六千名
湖潤寨巡檢司三千名奉議州一千六百名
思明府并所屬忠州上下石西州及遷隆
峒共三千名江州一千名思州四百名太
平府所屬三千三百九十名武靖州二千
名東蘭南丹二州正調存留防守加調各三
千名那地州二千名通共九萬六千三百九十
名內留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名境內防剿堪
調土兵七萬八千七百八十名廣東廣州府
所屬顧募慣熟海戰水兵共二萬名廣州
梧州等府顧募運夫二萬名以上官軍土
兵募兵通共一十三萬七百六十四名原
議水陸兵三十萬不足之數另行調募

一各官兵行糧該本折米七十萬六千石顧
夫犒賞等項該銀七十三萬七千兩合于
廣東所屬改運完運共米十三萬五千石
廣東布政司動支軍餉銀二十萬兩已解
銀十萬兩再發銀十萬兩買米二十萬石
運積南寧等府聽支

一土兵例該自備馬疋不計外監督領兵官
員及漢達官舍共約用馬二千疋

一師由海道必用戰舡相應委官打造

一火藥約用焰硝五萬斤硫磺一萬五千斤

一軍器廣東見在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七件廣

西見在七萬六千零四件梧州軍門見在

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九件及查九龍五龍

火箭最利攻戰合行廣東都司添造弓五

千張每張用箭四十枝共造箭二十萬枝

鉛彈一萬零二百五十個再造九龍叵五

龍叵邊箭筒各一千個估價行布政司支

銀委官督造

一遣諜用間兵家之奇訪得黎氏舊臣阮良

阮純樸猶在崖州鄭峴鄭昂猶在七源石

林州各地方潛住自保又訪得鄭紀鄭文

皆鄭惟燎族屬見為莫賊偽官皆可設計

激發起兵據地分擊黨類密擒首惡各選

曉事人役潛行間諜探聽虛實以酌機宜

兩廣提督府告諭安南榜文畧云據廣東布政

使陸杰等呈稱職等會同廣東布政司添註叅

政龔暹按察司副使葉炤添註副使鄒守愚僉

事孫世祐左叅將高誼都司都指揮李時廣西

副總兵張經布政司右叅政林士元按察司按

察使祝續添註副使翁萬達僉事操松右叅將

沈希儀都司都指揮梁議照君臣之義通于
天地蒙羞事虜必非人心安南雖號遠夷久被
天朝聲教豈不聞犬馬之賤猶有戀主之心黎氏
世受封爵為國之長豈于國人無毫髮之恩耶
賊庸起自漁釣恣生狂逆衆釁紛亂遂至篡國
縱兵敷毒淫刑立威上速天誅下歛民怨茲者
軍門節奉

勅旨秉鉞專征調集廣東廣西湖廣浙江福建江
西雲南貴州諸省漢兵達兵狼兵奮兵快兵海
兵四集屯布無慮百萬

天威震動義氣奮揚破竹建瓴勢孰敢犯竊以征
南之役本為黎氏正名討逆俱為交人去危就
安其中固有勢出脅從中懷悔悟欲乘機而應
者固有忠義豪傑密倡義兵待時而動者固有
簞食壺漿思解倒懸及驚駭避竄自致失所者
若不先行榜諭兵臨師會未免玉石俱焚深為
未便合無通行曉諭安南國臣民知悉天兵所
向罪止元兇秋毫無犯各宜按堵如故勿自驚
疑有能去逆就順仗義討賊許各明具文狀投
首審實遵

欽依內事理全城歸附者即以全城與之管領率
兵鄉導者攻略地方給與典守用討擒斬首惡

及黨逆者即係奇功另議優異陸賞用表忠良如敢執迷黨惡自絕生成盡行誅戮不遺噍類庶使禍福之機人所由曉仁義之道無舉並行等因到院案查節准兵部咨開近因

大慶云云備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 議有得華夷之地不同上下之分則一苟有不紀而犯分俱宜仗義而正名然聲罪致討惟在元兇行賞論功必加先附切照安南國黎氏世受

天朝封爵寔為中國藩屏修貢稱臣為日已久故允該國官民聽其約束則尊卑之位既定上

下之分已明彼莫登庸父子起自賤微叨為臣屬乃敢因亂乘危篡主奪國暴雷一方荼毒百姓即之人心斷以大義凡為黎氏臣民并忠貞之士智勇之人所宜暴白罪狀激揚氣節力為其主奮不顧身圖必報讐誓共討賊以殲僭逆之魁以正綱常之道今乃忍心忘主蒙恥事賊甚至反為督戰以拒義兵此豈盡喪本心自同獸類或亦為勢所壓而心實未安姑藏其用而時將有待茲者欽承

上命恭行天討會同雲南各省督同海外諸國召集官兵分布要害水陸並進腹背夾攻則叢爾

小邦蠢茲醜虜不過釜中之魚机上之肉尔但念彼國人民亦皆赤子哉

皇上博愛無間華夷並育實同天地若非先行榜諭非惟忠勇之人情難自遑抑鋒鏑之下戮及非華今據各官所呈正與該部咨行相同為此合行仰廣東布政司翻刊榜文發各邊關隘轉發安南曉諭臣民知悉今之聲罪致討惟在擒獲莫登庸父子全為爾國靖難正名及為爾等臣民雪耻除暴其餘脅從如其本心尚附黎氏只為力屈外附莫賊一切俱置不問各宜按堵如故毋自驚疑凡有原為黎氏臣民并忠貞之

士智勇之人舍逆就順願來投附或能相率全城歸附者俱許明具文狀親赴邊關軍前投首審無詐偽即准投附并以其原率全城與之管領仍各授戈伏陣聽候大勢軍馬至日用為鄉導前驅直搗殲厥元兇攻畧地方給與典守及有被脅之人果能奮不顧身為主復讐潛行間諜設策出奇先將首惡莫登庸父子擒斬真正奇功解赴各邊投獻者軍門先即犒撈就行差人伴送赴京厚加陞賞表勤忠良其餘黨從俱不運坐敢有執迷不悟怙終不悛據險負固抗

我

王師即係背主事讐黨逆棄順天地必所不容神人必所共怒定行痛加誅滅種類不遺身膏草莽之中以為祖父之辱各宜審擇勿貽噬臍黎寧復雲南書畧云正德十一年四月初陸日本國有逆臣陳嵩作亂先國王黎暘遇害本國頭目耆人黎炯鄭江黎叔祐鄭造黎念黎公亮黎栢鄭熹鄭綏黎整武奎鄧鳴謙等固請世孫黎寧親父世子黎諲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已差陪臣阮儼阮時雍阮正卿吳煥等謹齋奏本求封等禮物請

命于天朝并遍年歲貢方物上進緣被逆賊陳

嵩竄在諒山地方道路阻梗世子黎諲前已移咨總鎮兩廣地方等官知會正德十六年八月本國發兵逮捕陳嵩其陳嵩走死并嵩子昇逃說道路稍通陪臣黎整阮正卿吳煥等欲于嘉靖元年十月進程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時本國再有逆臣莫登庸并前所差陪臣阮時雍等謀作不執世子知之避難得脫居于清華地方本國頭目耆人黎炯鄭江黎叔祐鄭造黎念黎公亮黎栢鄭熹鄭綏黎整武奎鄧鳴謙等皆從世子率國人討莫登庸其莫登庸阮時雍等乃脅立世子庶弟黎慮假攝國事非國人所共立

允號令一切悉出于逆臣莫登庸之口本國益
亂路途阻梗使道不通嘉靖二年正月十六日
准諒山衛官黎景珥等具啓承見牌文

欽差天使翰林院編脩孫 禮科右給事中俞

齋捧

詔勅彩段等件已于元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龍州

差人馳報本國急為迎迓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忻幸欲即奔走不暇以

仰拜

天朝休命奈何本國不幸以致奸醜阻絕俾

聖恩不達于遠臣臣夙夜祇懼心無底寧嘉靖

二年正月內世子已備言本國事情差頭目譚

慎上書于

欽差天使冀其轉達

天朝推帝王柔遠之仁憫小國多艱之故路途遙

遠浮沉罔知是年四月二十二日奉總督兩廣

軍務都御史張 鎮守太監張 總兵撫寧侯

朱行委督備湯指揮體勘逆亂廢立之由有以

仰見

欽差大人正心明理洞燭幾微其奸臣情狀已瞭

然于胷中矣是月二十四日逆臣莫登庸仍鴆

殺黎應僞立己子猶冒黎應姓名僭稱統元妄

使逆黨阮文太潘廷佐鄭麁阮時敏陳棐阮光
論郭瑛莫潤卽郭文藻阮壽祺潘集等將偽本
并通年歲貢偽國禮物欲以欺誑

天朝覬覦

恩寵竊為得計庶壓衆心行至坡壘驛屯聚嘉靖
三年承見整飭左江兵備僉事楊上體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閩驅逐
逆黨并偽禮物一切斥回本國奸謀由是而少

沮并承見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御史蕭

總鎮太監鄭總兵官撫寧侯朱鈞牌查

勘世子屢有書備言本國事由差日人黃瑞陵

黃伯宜等謹齋至界首付土官阮永祥交付憑

祥州土官李珠傳遞未審的確果通到否嘉靖

四年六月內世子謹差陪臣黎啓吳煥等齋捧

歲貢奏事求封方物等禮行至山西地方被莫

登庸遮道不前世子皆已備書傳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道路遙遠阻滯難明本

年八月十九日世子再差頭目耆人阮拔萃黎

景珊朱填等抱本問道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而前所差頭目耆人一病一死惟朱

填行至南寧衛兵備官不許前往使回憑祥州

待

命接取本詞轉差代奏經數年間未見有行因此
逆臣莫登庸益肆奸兇無所忌憚遂于嘉靖六
年五月十七日明白篡立僭稱明德廟壞該國
之社稷塗炭該國之人民世子付慮黎氏祖宗
自宣德六年祇荷

天恩拜封爵土為賊攘奪甚可痛心常率本國臣
民共討其莫登庸拒守乃于嘉靖九年正月十
三日再偽立已子莫方瀛僭號大正而登庸妄
自僭稱為太上皇帝每脅眾拒戰擾亂邦畿國
中大困世子黎諲以國難未平舊邑未復上缺
天朝之奠典下負祖宗之重責措遷日久憂憤成

疾于本年九月十七日身故本國頭目者人黎
垌鄭江黎愈黎公亮黎景瑁鄭惟峴阮有巖鄭
伯蓬黎如璧何伯迨阮仁蓮武景威阮春岩馮
霑阮金阮昀阮元良范珏等以世孫黎寧係前
世子黎諲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為世孫
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世孫勵已誓心以圖恢復舊物嘉靖十
年九月有本國阮朗州忠義日人阮合勸阮景
山等抄得牌文于嘉靖十年三月十六日提督
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御史林富鈞牌送下憑
祥州查勘邊情內開崇炤正德八年以恭俱不

見安南國歲貢自歷任兩廣二年之上俱未差人查訪而中間真偽難分今該國故稱爭亂之由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欺聖罪亦難容除會同總鎮兩廣地方內官監太監張鎮守兩廣總兵官咸寧侯仇議焯

前事訪得該國世子黎諲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外而莫登庸霸掌該國中問俱未准信惟焯憑祥州原係鎮南大閩隘理合移文行查為此牌仰本州官吏抄牌前去該國附近府州務查該國世子黎諲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外坐落何方該國民心有無向護或僮該國俱已平定亦無爭亂及查有無貢物作急具由回報以憑會議叅奏等詞得此乃以仰知

天朝必已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竊艱難之故矣世孫黎寧仍具書備言本國先後事情緣由差前頭目人阮合勸欲就憑祥州交付轉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行至長慶府温州地方被逆徒截過捉得阮合勸殺死道路阻絕音信難通世孫黎寧嘗屢具本差人欲潛行間道馳奏

天朝而通過憑祥州大閩隘諸路皆被逆徒脅管日夜把截並不得通又徧行本國邊界沿邊隘

口欲借道潛往奏達本國事情亦皆被逆徒把截及沿邊土官閉拒無路可通自此以來雖有天朝聲教及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軍門號令情爾無聞反覆思惟罔知所處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世孫黎寧備將本國前項先令事情具本并寫作宗圖差頭目鄭惟燎等抱本圖潛行取道赴京謹具奏聞陳情請罪乞

息正法以誅僭逆庶以伸籲天暴白之忱伏望

天朝曲垂憐憫鑒此艱屯之故弘雅拯恤之仁誅亂救民恭行天討以正逆臣莫登庸父子篡逆

之罪使亂臣賊子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危跡遺孤得復存于宗祀夙夜不勝願望經二年間未聞聲息鬱抑于懷豈能自己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世孫黎寧再差忠義目人譚伯造阮蒙等間道潛行欲就本國長慶府各州沿途閉隘探聽前日所差奏事鄭惟燎音息及道路阻梗何如行至北江地方被逆徒截過捉得譚伯造阮蒙等殺死音信難通嘉靖十六年九月逐日承見臨安府牒文備抄案奉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汪案驗安南國世孫黎寧奏前事仰府查炤世孫黎寧是否黎諛親生嫡長男見佳

何處與光鐙等係何等稱呼是否黎調子孫因何名字不同

欽賜印信何人收掌及所奏各項事情其使臣鄭惟燎是否真正頭目何人篡逆其跟隨文武群臣見在若干逐一備細從實具由以憑申報并節承見雲南都司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移文互說前事查勘已故國王黎調世孫黎寧處備將莫登庸占據地方并黎寧有幾處衙門地方服其管束有何官員頭目輔佐兵馬見在若干黎諱所生幾子有無分居各處地方與光鐙等係何等稱呼因何名字不同某路可以進兵及道

里遠近山川水陸險易緣由逐程開報以憑具奏一節查催前去世孫黎寧處查勘武文淵等兄弟與彼相離幾年緣何開報名字來歷與黎寧奏內不同并查有無黎椅黎椿黎裡係是何等宗派逐一備細查明差頭目前來回報以憑轉報施行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天朝委任得人燭微明理灼知小國被逆臣僭亂篡奪之由思救小國人民被塗炭荼毒之苦猶且辯真別偽以明宗派承襲之正者世孫黎寧及一國之人尤為欣幸為此謹書備說本國前項先後事情差頭目耆人鄭恒謹齋于巡撫雲

南地方右僉都御史汪 知會伏請詳此事
意憫世孫遭艱屯之故察世孫伸哀籲之忱其
奏

天朝備言本國世孫黎寧係前本國世子黎諲親
生嫡長子禮應承襲權管國事稱為元和謹守
欽賜印信緣本國被逆臣莫登庸趕逐世子黎諲
回居清華地方世子率本國頭目耆人黎垌鄭
江黎叔祐等共討逆臣莫登庸登庸乃脅立世
子庶弟黎應既而仍鳩殺黎應并世子親母偽
立己子猶昌黎應姓名登庸仍明白篡立僭稱
明德再偽立己子莫方瀛僭稱大正登庸妄自
僭稱為太上皇帝劫制本國人民戕害本國忠
良脅衆拒戰把截衝要各道途及接近憑祥州
各關隘使道阻絕前世子黎諲及世孫黎寧節
次差陪臣并頭目忠義目人間道抱本馳奏并
具書傳遍皆被登庸逆徒截遏殺死信使不通
歲貢慶賀諸禮久缺獲戾

天朝世孫黎寧已甘受罪乞待本國平定仍為奏
請增例辦納彼稱為光鑑者查炤本國前國王
黎暘無子其黎暘長兄故黎灝生得二子其長
子即是世子黎諲其庶出之幼子即是世子庶
弟黎應則黎氏子孫宗派本末並無光鑑名字

明矣烏有何等之可言哉為是名者無乃奸人
詐冒以圖欺妄而然耶若

欽賜印信前世子黎諲傳與世孫黎寧收掌豈有
委何人收掌者哉于其世孫黎寧所差奏事使
臣鄭惟燎父子兄弟世世輔佐黎氏其鄭惟燎
係本國真正頭目無疑矣如本國頭目昔阮
拔萃前世子黎諲差同朱填等抱本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途中得病潛居北江地方被逆徒
脅捉或存或歿道途往來阻絕音信難明若于
姓鄙者查審本國頭目并前世子黎諲手下並
無鄙姓者如其奉省諭則道途梗阻省諭固難

且莫登殘雷本國人民占據本國都城其各道
路及各衛所地方皆被把截不得往來若前項人
民所被登庸脅管者皆有向護黎氏去逆就順
之心焉若本國各衙門地方忠義頭目所歸世
孫黎寧管屬者惟本國各末路邊界及各衛所
未處如阮仁蓮鄭子春等則分守于升華廣南
末路何伯适阮春岩等則分守于又安末路鄭
惟忱則分守于太原末處武文淵武子陵等又
據守于宣光路邊陲其前項兵馬數亦可紀然
但因本處被登庸時常脅眾攻逐而道途間阻
彼此救援聲息傳報難通世孫黎寧或有差入

傳遞其事跋涉艱險萬死一生若世孫黎寧所居清華木州烏江老樹邊界其本國頭目者人黎嗣鄭江黎愈黎公亮黎景瑁鄭惟曉阮有嚴鄭伯蓬黎如璧武景威阮昀阮元良范珏等前從世子黎諲見今輔佐世孫黎寧并忠義頭目文武群臣范曰仁潘仁安阮珍范廷桂阮德慎黎文志鄧巴黎汝茂阮時哲裴危并阮夢松黎都鄭垣武界陶子烈黎壽雲杜辭卽辨范宏陶仲耄黎迎鄭蓋范勞黎必改阮爛黎丁黎德密黎督阮福禎麻敦敦潘曆黎質等跟隨世孫黎寧者其數五百餘其兵馬殆三千餘及本州忠義土官車世富車克讓等兵馬殆五千餘共捍護世孫黎寧凡本國臣民莫不歌吟愛戴以向護黎氏者焉所以國緒僅存而不致墮墜者亦由此也世孫黎寧及一國之人日夜惟望

天朝德意以慰後蘇之望若夫道里遠近山川水陸險易一一詳載

天朝混一方輿叛圖之內如其逐程險易可以進兵則安邦路是其水道可用船艘諒山高平宣光等路是其陸道可用兵馬若興化洮江下抵山西是道水陸並可用焉如前項忠義頭目阮仁蓬鄭惟忱何伯達武文淵等世孫已分差入

前行間道曉諭使之整搦兵馬通滯如何固難
遙度且本國世孫黎寧自始祖黎利奉

天朝正朔以來其祖父子孫世世相繼嫡派宗裔
定有名稱無有訛舛如前國王黎暲無子其黎
暲長元故黎灝生得二子其長即是名黎諱原
已育在宮中立為世子名字已定其庶幼之子
即世子庶弟是名黎慮其于名字皆真正無疑
也正德十三年四月內世子黎諱已移咨總鎮
兩廣等官知會嘉靖二年正月內黎諱再已謹
修書于

天使翰林院編修孫 禮科右給事中俞 二位

大人知會其世子名字為黎諱世子庶弟名字
為黎慮甚明矣緣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黎諱
脅立黎慮既又鳩殺黎慮并世子親母明白篡
奪威脅人心始改黎諱為黎椅黎慮為黎椿停
忌呼黎諱黎慮正名以誤駭人心耳彼武文淵
等情爾無稽因莫登庸之誤駭改呼而開報黎
諱名字為黎椅黎慮名字為黎椿誤矣况武文
淵故先武嚴威自正德十一年因本國有逆賊
陳嵩作亂奉出守備宣光路地方道途隔遠不
能盡知本國事體嘉靖元年再被莫登庸作亂
武嚴威仍在彼處守備逐年登庸脅衆攻

逐道路阻絕世子黎諲號令阻滯不行及武嚴
威病故武文淵等代領其衆登庸仍前攻逐阻
絕宣光路邊陲與世孫黎寧所居道程遙遠且
被逆徒間截往來音信難通相離殆十五年而
所與武文淵修寫文書者又皆新進之輩故事
未諳所以開報名字未厯謬誤職此之故審詳
黃明哲執稱光紹元年生有二子于黃明哲相
別之時長男年方三歲次男年方二歲尚未有
改名字則黃明哲所開報是的見其正之言也
彼武文淵等先弟相離已十五年而臆度世孫
黎寧名字為黎聖是瞽說無根據之言也以是

查審黎氏宗派本末並無黎椅黎椿黎裡名字
明矣其武文淵等群臣謬誤之罪願賜寬貸且
前世子黎諲生有二子其一子尚在即世孫黎
寧其一子年方四歲被疹痘病死則黎寧的係
黎諲親生長子又何有幾子分住之可說哉若
夫前世子黎諲憂憤而歿或有說為鳩毒者蓋
以原黎諲手下黎公淵被莫登庸脅制服從于
嘉靖九年八月十五日黎公淵再告啓陳情首
罪黎諲許黎公淵回與共居親信不疑自同居
月餘而黎諲憂憤疾甚身歿或者遂臆疑謂蓋
黎公淵聽莫登庸之奸計陽為首罪乞回與世

子居陰為鴆毒致世子身死也然而黎諲之身
歿本緣憂憤成疾而歿其疾已先發于黎公淵
未回與居之前為是說者亦臆度無稽之言也
伏望 天朝廣字幼恤孤之德推扶顛救難之
仁大發天兵吊民伐罪同時進兵安邦諒山高
平宣光歸化水陸各道勦除逆賊莫登庸莫方
瀛父子以嚴亂賊之誅以正綱常之道拯生民
于塗炭存下國之宗祧世孫黎寧得以復還本國之
舊城得以襲封祖宗之爵土藩方謹守職貢謹
修名分正而尊卑陳人紀明而天常定遐陬荒裔均
沾汪濊之恩葦屋窮閭共圍安全之福則

天朝仁洪拯渙量廣亨也與日月同明乾坤並德
矣黎寧仍差陪臣上表謝

恩齋奏本國方物等禮并通年歲貢等物及諸缺
禮赴京奏進以盡畏大事天之義仍候迎

天使來臨本國頒降

天詔明見萬里仁同一視黎寧及一國之人得以
重疊祇荷

洪恩深為大幸而

欽差大人處事之幾燭微之智急人之仁成人之
美益以蕪盡下國受賜多矣不宣謹書

安南國大頭目莫方瀛上投降狀于雲南畧云

本國先于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被逆賊陳
高作亂逼犯本國國都國王黎暲遇害無子本
月方瀛父莫登庸并方瀛暨頭目黎義昭黎炯
等共推黎暲長元故黎灝長子黎諲權管國事
分差方瀛父并方瀛及頭目阮弘裕等率領兵
馬搜捕逆蒿其逆蒿竄死逆蒿子逆昇逃竄在
本國諒山地方黎諲已差頭目阮時雍阮儼阮
正卿等齎捧歲貢并奏事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

命于朝緣被逆昇竊據諒山地方朝貢不通嘉靖
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被奸人杜溫潤陰聽逆

臣鄭綏狡計誘遷黎諲于外逆綏因而脅遷黎
諲于清華府源頭方瀛父并方瀛暨頭目黎炯
楊金鑣等以黎諲無子共推諲弟黎慮權攝國
事已差頭目阮文泰范敦理鄭鹿等齎捧歲貢
并奏事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嘉靖三年正月初八日阮文泰等已到諒山地
方界首未見開閔嘉靖四年十月初九日黎慮
差登庸父子及頭目武護阮如桂裴堵等領兵
往清華府源頭捕得逆綏徒黨公侃等并逆黎
諲歸國緣諲原在源頭久染嵐瘴得病經年醫
治弗效嘉靖五年十二月初八日病篤而卒後

逆綏竄死其餘黨并已歸服國內稍安方瀛父請解所領兵權歸于私邑嘉靖六年黎應被染病疾不能管事本年六月初八日黎應自念身嬰重疾又無子孫一國事務無統攝乃謀諸頭目黎垵黎義昭范嘉謨楊金鏡武護阮如桂裴堵等及者人鄭江范克終鄭儀曾文燦等謂方瀛父有功于國可委以國事衆皆悅從乃召方瀛父赴本國國都付以國事方瀛父固辭本年十二月初六日黎應病篤再召方瀛父付以天朝欽賜印信管攝國事十八日黎應卒頭目范嘉謨等暨國人遵如黎應所付合辭請方瀛父

暫權國事父不得已 在國謹守

天朝欽賜印信權管國事撫集臣民恭候

朝命仍差阮文泰等齎捧奏事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泰等行至諒山界首未見開閤進程嘉

靖八年本國又有逆淵逆意等嘯聚徒黨竊發

于清華府源頭方瀛父差方瀛及頭目莫厥揚

金鏡武護阮如桂裴堵等統領兵馬分道搜捕

本年逐月日捕得逆淵逆意并往諒山地方捕

得逆昇等正身並寘諸法嘉靖九年方瀛父以

國內漸平年且又老國事繁多而方瀛係嫡長

子乃付方瀛以

天朝欽賜印信暫管國事方瀛因亦撫集臣民恭
候

朝命仍差阮文泰并添差陳允諒等齎捧奏事

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泰等任坐諒山界首經十年餘方物舊
壞未得開闕進程方瀛前已有文書并諒山長
慶等府衛牒文結狀遞與憑祥州轉達

欽差總督兩廣等衙門並未見准行嘉靖十六年

正月十二日阮文泰等見廣西布政司分守左
江道叅議何瓊牌差合人趙成到憑祥州督併

宦孫李玆責差頭目前往鎮南大閣晚諭本國
通事之人作急取具有無平定并應該何人管
衆國事歸一真正印信重甘結狀仍帶通事之

人隨同回報以憑轉報軍門議處施行等因其

阮文泰等即備抄前項紙牌轉達本國仍差行

人陳必聞范光佐陳瑒通事阮穎陳密等同舍

人趙成等往彼查勘今方瀛再見來文備言前

事不勝喜懼之至竊慮天地間一實理而已本

國前後文書遞與憑祥州及太平府廣西三司

兩廣三府并今所具奏本及書內所備本國事

情類未皆是的確實事若逆黨鄭惟燎所奏稱

黎寧之事係是假冒黎姓摹寫印文奸為情狀終不可掩然能察是非辯真偽其惟明決君子手茲用褚章達于鈞座文書到日煩為備將方瀛所具奏本轉達于

朝庶本國事情得以上達則大人燭理之智達人

之仁兩得之矣區區之情第深覬望不宣
安南國頭目裴堵等三百四十九名者人黎文
決等六十四名連名申稱堵等竊慮有一國之
臣民必有一國之君長比者本國黎王之嗣國
內無主大頭目莫氏暫權國事撫集臣民蓋受
黎民之托付順一國之人心故境內晏然悉歸

統屬如其僭竊自立則一國豪傑安肯屈為之
下哉况莫氏乃累世舊臣素稱忠義設使黎氏
猶有子孫則莫氏豈無存孤之心乎彼黎寧顯
是逃罪人阮滄之子詐冒黎氏摹寫印文妄訴于
天朝其奸偽情狀不辯自明若本國所屬地里已
具載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獻為此備由具申乞備將

本國奏本轉達

天朝使本國事情得以上達斯一國生靈之幸

莫方瀛遣使范正毅等乞降于雲南總兵官黔
國公沐朝輔等歷疏其經理之績上之于

朝峿云先該尚書等官夏言等議擬備討安南事宜題奉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通而迤有傷體面又久不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勘明奏報便寫勅與他去興師備討着行兵部便會官議奏欽此又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為竭愚忠正 國體以明天討事奉

聖旨這所奏兵部便會官一併議處欽此又該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安南國背叛不庭在所必討你每既會議停當都依擬差官去着實查勘明白星夜奏來

定奪施行欽此該臣會案行都布按三司行都指揮馮立離任會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差委緣事都指揮王守中指揮魏忠趙光祖大恩徐相千百戶吳章馮忠分投一往教化八寨長官司着落土舍張澤責差通把白俊李者耒土舍儂僖與同前去武嚴威武子陵武文淵等營內

宣諭

朝廷德意恩威令其單面向化歸附從軍一往元江府着落土舍那鉦同往老撾宣慰司查光紹在彼就令該司昭舊慰留居住令其備將本國作亂之人并始末緣由開報土舍那鉦等仍鼓

舞忠義倡率勇敢會同老嫗八百車里各該衙門整點精兵象馬聽候調用一往達水州地名五邦着落原先避往交人刀蘭刀鮮查有精兵革伊亦備知本國倡亂未歷令其從實開報聽調一行廣南府及富州土舍儂承恩沈文秀等八寨土舍瓏鳳翔等查紹與張澤等各操練兵馬固守邊疆該道兵備官督同守備官往來提調將蓮花灘一帶沿邊去處嚴謹隄防毋容奸細人等潛入中國探聽消息再行臨安曲靖瀾滄金騰各兵備官查理兵夫布政司查理錢糧及其本題

知去後又該安南國世孫黎寧具本差使臣鄭惟燎奏為陳情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事覆題奉

聖旨這夷情真偽你每既譯審不出依擬兵部便行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雲南鎮守撫按衙門一併查勘明白議處停當作急奏未定奪鄭惟燎等着錦衣衛拘留嚴密處所聽候不許與外人交接光祿寺照朝鮮國貢使例供給欵此又經查勘去後又該安南國臣鄭惟燎具呈本國事情該兵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

臣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偽置官屬罪狀顯著你每既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去征討總督等官各推素有才望的來看調度兵糧事宜戶兵二部即議處具奏其餘依擬欽此備咨前來會行三司各道通行大小土流衙門上緊設法僭運糧餉及行各該兵備官嚴督各屬應調官兵衙門官舍人等令其精選軍兵象馬整擗鋒利器械操練演習聽候總督軍門調遣即時起行臣等及查得安南國管下迤西一帶地方俱與蒙自縣連花灘切近師旅一興先經彼地若能一體招徠以為我用一則撤其藩籬

一則用為嚮道其于彼國山川道里險易盡在目中進取諸事未必無賴又委都指揮王守中指揮萬械等前往五邦等處多方招諭各談土官舍人等各傾心歸附續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分守石叅議葉珩分巡僉事郭由都指揮馮立各將督據臨安府知府姜恩都指揮王守中指揮趙光祖萬械徐相等陸續招撫得安南國夷人武文淵武子陵武文約武文密武金謙武文白黃明哲程爛峒土官陶仙綏阜州土舍刀鮮土官猛耒猛索猛真猛喇猛米猛鋒萬了猛鮪猛冷廣陵州土官刀雷整美孟陵孟收等處

土官刀整美刀陵刀收昭晉黃岩瓊崖萊州謙
州土官刀頑刀琯刀林刀明刀堅與寧遠州地
方紅衣寨火頭刀泮等各情愿歸附點選夷兵
從軍征進緣由節次呈報及據綏阜州土舍刀
鮮同黃明哲等將逆賊莫登庸差表探聽消息
姦細偽官阮璟裴行儉并隨從文人何子陵等
八名擒獲與原帶偽印一顆大誥一冊解送前
未俱經會議一面具奏一面行令武文淵操練
人馬各守境土聽候調用如過莫登庸等賊兵
過界即便相機併力截殺一面催促所屬操練
兵馬聽調一面先令布政司置買銀牌綵段賞

勞力鮮等以勵其餘去後又查得蓮花灘五邦
等處地方切隣交阻而蓮花灘又係進兵水陸
通衢若不速行據守萬一賊人乘隙先至我兵
又有攻取之勞必須先調集漢土官兵于蓮花
灘結立營寨添設守備官一員彈壓邊徼遙振
軍威搬運糧米打造舡隻整理器械分遣間諜
盤結奸細非但堅彼一方歸附之心亦因以立
各夷憑藉之勢廣南府并富州僻處我邊亦隣
交壤元江府又與紅衣寨迤西一帶相近俱屬
唇齒襟喉通行防守捍禦一面會本具題一面
先行調撥雲南等六衛漢土馬步軍兵一千名

添委指揮二員千戶四員百戶十員與原存臨
安協守官軍七百五十員名并調附近寧州新
化岢峨州縣及納拔茶甸等九長官司土兵共
四千九百名通共漢土軍兵一萬一千六百五
十員名責令各該土官土舍整點刻期前去俱
聽馮立王守中調撥防守又調曲靖六涼二衛官
軍二百五十員名行委曲靖衛指揮梅奎管領
會同廣南府知府趙時督率原帶協守官軍五
百五十員名在彼駐劄相機防禦有警調取
廣南府并富州土舍儂承恩沈文秀下土兵各
一千名沈寶下五百名隨軍征剿其元江府切
近紅衣寨一帶地方專委守備魏忠協同土舍
那鈺督率該府兵馬并紅衣寨火頭刀泝等併
力防守及行老撾車里八百各宣慰司一體整擷
人馬俱屬魏忠那鈺管理各該將領俱聽馮立
分布調用蓮花灘結為大營築堡濬壕練兵設
備梅奎之兵在其東魏忠那鈺之兵在其西陶
仙之兵在其南武文淵之兵在其東南刀雷等
之兵在其西南號令嚴明官軍整肅凜然有虎
豹在山之勢無事則同守邊疆有警則互相策
應仍令武文淵刀鮮等宣慰安南各府州縣官
吏有能以全城歸附者即以其城許令管領其

江北百夷有願歸附者一體安插有基址務使安堵如故不知有兵仍戒諭防守官兵不許分毫擾害以絕其將來歸附之心違者許以軍法從事及行老撾宣慰司冠帶土舍怕雅罕開令其多撥兵夫象馬把守閑隘仍倡率忠義鼓舞人心會同車里八百孟良等處土舍刀攬那攻刀交等多起慣戰夷兵象馬整擗鋒利器械會合進勒續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友人武文淵等呈稱淵等差人潛往本國招得同列之人侯伯陳悰蘇岳阮文林副將杜繼韶贊埋黃公翰土官阮仁祐陶企等并隣境土官情已歸附仍有人就武文淵等營內抄取明文將回本貫陰諭該管兵民整擗器械待

天兵至日願為向引從征登庸父子建立事功等因到臣行令各整點部下兵馬會合武文淵等一面相機協力剿殺一面令其遞相傳諭原先不肯從逆見今割據地方忠義之士一體響應互相揀援內攻并令轉諭被逆庸父子脅從之人有能察知順逆先期解散與免本罪若能計擒首惡者一體具奏陞賞及行都指揮王守中知府姜恩等選差乖覺人役或情願報效人員徑往安南面諭莫方瀛父子趁時歸附當今

天子聖明英武神人助順將士忠勇甲兵數百萬
仗義南征真泰山之壓累卵耳爾方瀛父子欲
逞螳臂以當車輪其可得哉不過竄身海島偷
生旦夕釜中之魚豈能久活及覆言之非為方
瀛父子惜蓋以安南中國之郡縣也其人民中
國之赤子也但恐

天兵一至玉石俱焚罪止方瀛父子彼郡縣赤子
何辜而乃與之同死哉爾方瀛父子早為之所
毋貽噬臍之悔如能轉禍為福傾心歸附急具
降表并所領州縣土地數目土流官吏姓名作
急差人呈報以憑轉奏取自

上裁若怕終不悛執迷自是則方瀛等面縛轅門
生擒麾下欲求一生已無及矣作速具由回報
去後又該兵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義當興師問罪近據黎寧
奏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審真偽且
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勅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
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寫勅與他欽此又
准本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該本部議
擬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先將刀鮮
黃明哲李孟元給與冠帶量加賞賚以勵彼國

歸附之人仍出給榜文曉諭彼國官民人等凡以全城背逆就順先行投首者審無詐偽即以全城與之管領仍善加撫恤有能擒斬賊首及逆黨者一體陞賞其脅從者聽撫按查明究治偽官知州阮璟等仍行雲南撫按會審無異即梟首示衆等因題奉

聖旨莫登庸既篡逆本國又擅作大誥僭擬名號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便勅雲南兩廣鎮巡等官遵照前旨上緊多方計畫協力征勦務得罪人以安南土刀鮮黃明哲李益元都給與冠帶仍各員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阮璟等且都牢固監候沐朝輔汪文盛寫勅獎勵其餘依擬欽此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除欽遵外又准兵部咨該臣等會題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着給與冠帶仍賜武職四品服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武子陵等也給與冠帶趙光祖等且各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其餘依擬欽此備咨前來又經會同出給榜文齎去臨安府兵備官處督同知府姜恩指揮王守中徐相責差的當人員齎付世孫黎寧及先已歸附交人武文淵等各五道刀

鮮李孟元黃明哲陶仙刁雷刀整美刀陵刀收
刀頑刀琬刀林刀明刀堅猛來猛索猛真猛喇
猛米猛鋒猛萬了猛齧猛冷陳悚蘇岳杜繼韶黃
公餘阮仁祐阮文林陶仝等各一道令其曉諭
安南國地方人民使知

累朝恩意優待爾一方之人安生樂業豐殖子孫
百幾十年並育之仁亦已至矣茲者逆庸父子
弑主篡國自造妖孽得罪于天神人共怒世孫
黎寧告變我

聖天子君主華夷恭行天討蓋憫封國之陷危矜
世孫黎寧奏詞之懇切伐罪吊民正名定

難興滅繼絕去暴除殘以救爾一方之人我

國家繼天立極為萬國主際地所載環海內外罔
不歡呼教化服承正朔號召兵馬百蠻響應顧
我疆場自有節制而餘閑士馬動萬計猛將
悍卒謀臣智士在、雲屯干戈如林穀粟如山
師出有名人人發憤若繼

天威順人力恐南土之人無復遺類我

聖天子神武不殺博愛兼懷謂天之所覆皆吾赤
子孽有自來人則何罪俾曉諭安南土流官員
頭目地方人等各宜安堵如故首先全城歸附
者速赴軍前投告即與全城招舊管理仍加意

撫恤免其糧差有能擒斬賊首及逆黨者一體
陞賞脅從者一切罔治其逆庸父子亦宜識順
逆之理見去就之機改圖反轍因禍為福不
待

天兵之至挈其土地歸命

天朝即與會議奏請定奪然師不番行見機惟
速百萬貔貅將壓境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無
飭虛詞後至先誅續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
都指揮王守中呈稱十月十七日申時據李孟
元手下探事夷人阿煙報稱有蛮浩寨白法言
稱十六日莫方瀛差人領兵駕舡三隻已到蓮花
灘將陶土官并各處軍兵調去程爛峒取齊灘
上俱是交兵守把陶土官亦差人來說近有莫
方瀛手下大總兵官兩寧侯阮敬聞知

天朝舉兵及光首子孫見在阮敬領兵不知反去
何處去了莫登庸廝殺難以托人父子分投據
抵各處軍馬方瀛親領大軍已到文盤州言說
左右是死要來綏阜并交置地方大殺一遭跟
隨軍兵逃的也有半萬稟報本職若有軍多在此
住營若軍少莫要在此且回去罷陶土官真
心歸順因他兵多只得屈從若
天兵到來土官自有分曉等語到職尤恐不的又

差蠻寨寨民官慣前去蠻浩寨復查白法回說
妻有多兵到于灘上要來攻打本營并冷墩五
邦已將隔江沿河山上各寨水旱百夷俱調去
了白法寨內牛隻俱趕在山箐藏放今他在寨
答應賺哄莫走消息白法又言我不實說一時
交兵上來傷了

天兵裁的寨子性命都保不得如今人心反他的
多上來贏也是這遭贏輸也是這遭輸千萬稟
本職多着軍馬防守伺候攔路殺他總好等語
李孟元再四譯問無異隨喚黃明哲寫說相
同除嚴督官兵申明軍令防守截殺外伏望速
賜發兵應援以壯威武等因前來隨即批行兵
備副使鄭登高行委新陞署都指揮僉事徐相
帶領軍兵前去應援審度事勢緩急相機施行
去後十月二十五日又據本官呈據都指揮王
守中徐相揭帖報稱本月十五日午時據刀鮮
李孟元入營稟稱陶仙差把總梁金玉陶勉等
傳說九月到今十月內有武文淵舉兵將莫方
瀛守鎮營攻破生擒巡檢堡官莫方瀛殺他不
贏着軍馬暗往後路去攻開武文淵住寨將他
妻子人口虜去來報武文淵發兵截路將莫方
瀛軍馬殺敗人口奪回如今武文淵在同象寨

下下營莫方瀛亦在明光衛小三江下營各職
又問莫登庸今在何處各稱不知在廣東在廣
西或在交趾迤西地方等語看得莫賊畧所畏
憚者惟武文淵兄弟今據報說彼此相持日久
誠恐賊兵大集四面夾攻挫其銳氣未免寡不敵
衆內附諸夷或望風而解伏乞籌奪等因到臣
看得所報前項事情固難盡信然即其理勢似
亦不虛彼逆賊父子既離信地親自領兵則其
勢益窮促可知但我

天朝兵馬固不可輕率以擅入彼地而沿邊閭隘
尤當嚴謹以防其奔突隨行臨安兵備并行武

文淵等轉諭近日招得同列文官陳懔蘇岳杜
繼韶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公等各督軍馬
前來會合相機攻襲并差人通會黎寧約會老
撾宣慰司冠帶土舍怕雅罕開各統夷兵象馬
並起響應四面夾攻及行令指揮趙光祖萬械
等嚴督土舍張澤瓏鳳翔通把白俊李者來及
王弄山長官司兵夫在于八寨切近武文淵地
方駐劄遙振軍威使武文淵等藉勢追襲仍令
王中守嚴督刀鮮等整搦五邦等處兵夫與李
孟元黃明哲等協心倡率廣陵昭晉黃岩萊州
謙州瓊崖整美孟陵孟叔等處內附土官刀橫

下下營莫方瀛亦在明光衛小三江下營各職
又問莫登庸今在何處各稱不知在廣東在廣
西或在交趾迤西地方等語看得莫賊畧所畏
憚者惟武文淵兄弟今據報說彼此相持日久
誠恐賊兵大集四面夾攻挫其銳氣未免寡不敵
衆內附諸夷或望風而解伏乞籌奪等因到臣
看得所報前項事情固難盡信然即其理勢似
亦不虛彼逆賊父子既離信地親自領兵則其
勢益窮促可知但我

天朝兵馬固不可輕率以擅入彼地而沿邊閔隘
尤當嚴謹以防其奔突隨行臨安兵備并行武
文淵等轉諭近日招得同列文官陳懔蘇禹杜
繼韶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企等各督軍馬
前來會合相機攻襲并差人通會黎寧約會老
搨宣慰司冠帶土舍怕雅罕開各統夷兵象馬
並起響應四面夾攻及行令指揮趙光祖萬械
等嚴督土舍張澤瓏鳳翔通把白俊李者米及
王弄山長官司兵夫在于八寨切近武文淵地
方駐劄遙振軍威使武文淵等藉勢追襲仍令
王中守嚴督刀鮮等整搦五邦等處兵夫與李
孟元黃明哲等協心倡率廣陵昭晉黃岩萊州
謙州瓊崖整美孟陵孟收等處內附土官刀禎

刀明刀琬刀林刀堅刀輕羨刀陵刀收等各部
下兵馬傳報世孫黎寧及武文淵等互相應援
併力截殺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呈到前項奏本
降書結狀緣係外夷乙罪來文事體重大會同
巡撫都御史汪文盛巡按御史陰汝登行據雲
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准本司掌印左布政
使王俊民咨奉臣等案驗前事依奉會同本司
右布政使李顯雲南都按二司署印副使朱方都
指揮僉事樊泰分守臨元帶管督理鹽法右叅
政車純議

政車純議

帝王之馭夷狄拒則懲其不恪而以威刑之來則

嘉其慕義而以禮懷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之
法也安南雖云外國實我中國輿圖納貢稱臣
其來已遠自倡亂于陳暲之叛逆而黎暲過害
繼亂于莫登庸之奸雄而黎暲播遷貢職不修
二十餘年今世孫黎寧所奏莫登庸謀為不軌
黎暲間道竄于清華地方莫方瀛書內執稱黎
暲聽奸人鄭綏等誘遷清都暨國人頭目以黎
暲無子共推伊弟黎應權攝國事復迎黎暲歸
還國都病篤而卒黎應權染被痲疾不能管事又
無子孫乃謀于本國頭目人等付父莫登庸以
欽賜印信暫管國事黎應權卒父不得已守印權國

後因內難既平方瀛年長父乃謀謀諸國人付方瀛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撫集人民已經差人奏事求
一未得開闕進往及稱鄭惟燎所奏稱黎寧係
是阮滄之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訴及據黎
國耆人申狀共舉方瀛臣等論以大義土地人
民受之

天朝黎諛孱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登庸父子
擅事國柄又未具由以

上聞其間互相魚肉塗炭生靈阻絕貢賂法亦難
違今當聲罪致討之時乃有投降歸附之舉是

蓋

朝廷之威有以畏之然者武文淵彼之勁敵也招
之首先歸附而願為先鋒寧遠綏阜水尾等州
各土酋彼之藩籬也招之次第投順而願為響
道阮恐裴行儉彼之偽官也被土舍刀鮮以姦
細擒獲詳報固知將來罪莫可逃而求生之望
自不容已况奉

欽依從宜撫勦及逆賊畏威懷德悔罪向化繫頸
軍門待以不死星馳奏

聞今莫方瀛既投降伏罪具奏陳情雖皆文飭之
詞實出求生之願所據原先歸附土酋及蓮花

灘防守官軍有功人員陞賞等項事宜俱應議
處其乞罪奏文相應轉達與黎莫二氏占據土
地均請

上裁及照安南國王印信黎氏莫氏各藏其一真
偽莫辨相應具奏辨驗偽者令其自行銷燬俟
職有定分另行請給黃明哲等以其人歸刀鮮
等以其地歸既蒙

恩賞矣相應隨其所居而安插之使之各自管食
莫方瀛等既恭候

天命不許仍前互相吞噬以取誅戮其寧遠等處
地方原係臨安府管轄因與交地相挽又沒于

夷相應復歸臨安管下優恤二年之後令其比
炤土官衙門事規出辦差撥再炤蓮花灘結營
防守官兵一以遙振軍威一以招納降附今莫
方瀛既已歸順前營不掣未免致疑相應併行
兵備道查處掣回仍存一千名炤舊在于臨安
兵備帶管分巡臨元道副使鄭登高分守臨元
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臨元府知府
姜恩整飭邊備計慮周詳招撫上首接踵投降
都指揮王守中統領兵營不避艱險善、牙爪
招致方瀛其餘從事官員如署都指揮僉事徐
相指揮趙光祖萬城魏忠千戶馮忠吳璋推官

郭昂知縣張澤與各起探報聲息承委招撫隨
營報效漢土官舍旗軍目把人等俱有冒險之功
防禦之力內王守中尤其盡心效勞于所事者
俱應通查奏

聞以俟該部議擬施行

莫方瀛乞降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巡按御
史陰汝登具奏以

聞且乞論功行賞跡云

聖人一視之仁同體乾坤之覆載

帝王九伐之法尤嚴夷狄之憑陵叅炤莫方瀛與
其父莫登庸蠢茲蚩夷罪之魁首乘危而竟奪

人之國恃險而自食土之毛夷狄相攻固不足

較然安南為

朝廷封土非戎狄比是莫方瀛等雖多方文飭然
僭逆之罪已難逃

聖明洞察之下論法合當誅勦但問罪之師將臨
而乞罪之請遽至蓋深思既往之愆不敢冒昧
以入貢欲新將未之善相率匍匐以求降夫改
過者聖門所與首罪者王法不誅况叛則討之
服則舍之又古帝王待夷狄之常道也既該三
司等官查議前來所據莫方瀛請罪奏文正副
二本係干外竊乞降重大事情臣等不敢輕擅

議擬理合封進取自

上裁伏乞早賜

宸斷仰惟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至仁御極群生悉囿于甄陶盛德配天萬國盡歸于統馭乃今莫方瀛等不勞一矢之遺而自繫頸以待

命恪恃片言之信而乃率眾以投降夷心亦有人

心醜類乃同人類天涵春育

聖人廓無外之仁近悅遠來

王者溥維新之化蹟隆往古德洽殊方蓋帷幄獻心腹之謀本兵籌安邊之計始因禮部尚書夏

言等之奏

命臣等招撫武文淵等以為嚮道繼因武定侯郭

勛之言

命臣等整擗兵馬以振威聲又因右都御史毛伯

温之論

命臣等計處兵糧聽候調度又因尚書張瓚等

之請

命臣等地方官負役宜撫勅又因禮部尚書嚴嵩

等多官之議

命臣等分別逆順相機行事

恩威並著仁義並行

睿謀之出如裨兵事不專遙制以此官將用命漢
土協心都指揮王守中等提兵冒險威日以揚
土官刀_經等集兵固守招之不去又因擒獲姦
細黨與寒心陶仙刀雷等土官多人望風內附
出兵從征解其藩籬莫方瀛又與武文淵等連
營交戰被武文淵斬獲數多及兵部題奉

欽依令臣等出榜招諭而安南郡縣大半動搖莫
方瀛等身離巢穴入萌異圖勢益孤懸自相牽
制欲進則恐廣兵陷其城欲退則恐我師躡其
後一聞招撫如獲更生納欵投降輸誠悔罪乃
其度德量力審勢達時因禍為福之機也如蒙

特

勅廷臣從長計議少霽

天威斷自

聖心將莫方瀛父子曲賜寬宥俾其改過安分不
許與黎寧及武文淵等互相讐殺遺患地方其
欽賜印信兩家俱有係偽者合當令其銷燬候職
有定分另行請給庶幾少杜僭妄惟復別

賜定奪蓋莫方瀛之乞罪固有可原而黎寧之宗
祀亦不可絕緣前項事體關係重大非臣等愚
陋膚淺之見所敢擅擬均乞

聖明裁處及詔莫方瀛赦宥之後若故違

成命仍前與黎寧武文淵等讐殺或侵犯邊氓與
臨安原屬寧遂州等處一應歸附人員即是背
逆天道與臣等與兩廣撫鎮官分別順逆指實
叅奏大調兵馬進剿一鼓而擒亦未為晚如此
則罪人有改過之階夷方獲再生之賜矣再炤
原先歸附官舍武文淵陶仙刀鮮李孟元黃明
哲刀雷等亦令隨其所居從宜安插原係寧遠
州地方分祈者炤舊仍屬臨安府管轄紅衣寨
頭目刀泮等亦聽隸屬元江府俱各寬免徭稅
加意撫恤所議掣回蓮花灘防守官軍相應依
擬及炤臣等待罪地方不過奉行文書而已未

能仰體

聖心早収安攘之功適罪人乞降輒為祈請罪當
萬死如臨安兵備帶管分巡副使鄭登高分守
臨元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王守中
徐相臨安府知府姜恩指揮趙光祖萬械魏忠
千戶馮忠吳璋推官郭禹知縣張澤等圖事效
能雖有差等然皆協謀仗義共圖成功其間若
王守中身先士卒茂著謀猷語夷納降夾人畏
懼其功居首者也鄭登高姜恩恩信素孚兵克
糧裕有警調度克中機宜其功居多者也馮立
招撫刀鮮戈文淵等則擒獲奸細有功者也徐

相趙光祖字振魏忠吳璋馮忠郭昂張澤皆
不避艱險隨攻輒效以贊其成內趙光祖馮忠
萬械吳璋則又前項招撫有功者也以上各官
雖非寡旗斬將之功然招撫外夷輯安邊境賢
于用教萬甲兵似亦俱當甄錄優示激勸以勵
將來其整理糧餉協贊謀議并隨營效勞與承
委招撫深入巢穴探報聲息有功漢土官舍旗
軍目犯人等及仗義率兵首挫賊鋒有功武文
淵刀鮮等通候查行議奏臣等除行三司轉行
臨安兵備官行令莫方瀛及差來頭目人等暫
回地方恭候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疆
掣剗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其府知府為事
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職官令選本
府民兵三五十名親領於鎮夷關立衛控制不
但鎮服夷情抑且通達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
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
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探彼處附近有司民
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於南寧等處設立以控
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於用人許將各

處人民聽從土 行招集而有司官謹於奉
命無敢違阻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
耆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
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出充一
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多言
又不推除歸併因循苟且至於今日今隨征者
月久不歸家業狼藉此田者糧徵不足荆楚連
綿以是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
弛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命都司布政司官嚴
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管下影占家人田
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

天命及防守蓮花灘官兵查果地方無事即便掣

回謹具本差人齎奏以

聞

越嶠書卷之十四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武定侯郭勛奏為處夷情復

國制分土設官永圖治安事近日得知雲南鎮巡等官奏稱安南國差頭日范正毅等行人鄧敷通事阮鐵突等齎遞莫方瀛投降奏本申遞三堂衙門并頭日耆人四百餘名申結會同審據范正毅等衆口一辭執稱莫方瀛悔罪投降及稱黎諛孱弱天守不能及時以告變莫登庸父子擅專國事人未具由以上聞雖曰阻絕貢

路皆出一而法亦難遁又稱鄭情燎所奏稱黎寧係是阮澄之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訴於天朝方瀛不將彼國所屬地里畫圖投獻只云具載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獻等因臣連日看得投降文書內立心不善意欲求封莫方瀛既為安南國王不知黎氏子孫在于何處存亡下落又不見武文淵申奏文書申結雖是國人耆老之言亦皆莫方瀛一邊之說難以憑信合當駁回再行備查要見黎氏莫氏武氏三家誰是誰非的確實情回

奏上

請定奪此乃大公至正之法但彼國雖稱好禮其狡猾奸回莫可探測縱是復行查報必不能盡知其實况莫登庸父子兩傳守國未奉

天朝明命豈不為篡奪也又稱黎氏子孫孱弱豈能復振邦家顯是門衰祚薄不言可知為今之計欲破其姦散其衆伏望

皇上天振乾剛明出黃榜昭示人民削去安南名號就將本地各府衛州縣等衙門比紹雲南兩廣所屬府州上官事例許其開款納貢將彼所管地上人民編成里甲行伍亦紹兩廣王官衙

門事例呈報兩鎮所司效順

天朝奏請

朝廷給與誥命印信永享太平之世勉圖後效若其執迷不肯堅執與莫賊負固許兩鎮相近土官整備兵糧收取臨迤地土人民就充各該土官所轄兵民仍將所得人民地土山場開報勿得隱匿其彼地之人未必不懷效順向化之心以免弑奪分爭之患安土樂業人之常情只要處之善分之均使彼得宜執不悅從雖莫登庸假托退閑使莫方瀛出頭來降觀其來詞類多悖謬實非真降也莫方瀛父子實乃篡奪之賊在春秋所當必誅無赦之人豈敢來假黎氏推讓權國之謀即今黎氏子孫既被莫賊吞併想是不能稱其所封宜當革降方得保終只可與一府之地以承其宗祀耳其武文淵父子雖是本國忠義之臣但國亡家破望我

天朝求救其忠義可嘉亦可與一知府之職以褒其忠其餘隨順之人令各官分別等第任使并鄭惟燎等不隨叛逆而摠忠赴京奏訴莫賊始末其情尤可嘉尚亦可量與職事其方瀛父子之罪固不可宥若能改過自新輸心授首亦當待以不死仍授之職事量與土地使之安享富

貴還着兩處鎮守撫按三司等官觀詣地方盡
心區畫奏

請定奪其餘彼中未盡事情一時不能悉知均乞
聖明勅下禮兵二部從長計議務期萬全若臣所
奏有可取者俯賜採擇施行或少補于邊方萬
分之一庶幾夷情可服

國制可定邊疆可寧地方不戰而自安矣

武定侯郭勛奏為再陳議處安南事宜以破猶
豫疑慮事臣先因雲南鎮巡等官具奏安南國
莫登庸父子假稱權國既而故設投降等詞蒙
詳表文悖謬條陳處夷情度

國制分土設官永圖治安事奉

旨該禮兵二部會同看議覆題將臣所奏不欲出給
黃榜止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安南府州縣衛所等衙門若
能首先納款歸附者即與奏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其處置黎氏子孫及武文淵
父子功勞等項事宜俱憑彼處鎮巡官計議具
奏請乞

聖明裁處施行等因臣見得禮兵二部所覆不用
黃榜只着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若能首先納款歸附者即與

奏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臣思得各官所論安南之議不用黃榜而用鎮巡官榜不知何謂又將臣奏內所處之事多是含糊具覆臣又聞人言大同叛軍不容黃榜進城等語臣又切思大同叛軍先雖不容黃榜進城後亦我

皇上天威所致脅從之徒俱各解散復獲首惡方靖地方寔黃榜之徵驗矣今安南地方遠在萬里之外難以遠度縱使鎮巡官出榜招諭亦恐難以宣示

皇上恩威卒難成功若待彼投降之後方用

黃榜安插土夷恐無是理此乃狐疑猶豫之治亦恐不能厭服遠人之信心也且如安南之地只可分做土官衙門俱屬兩鎮征調地方因此與文官無分不得蠶食其人民地土以故不肯承當其事耳如兩廣土官三四處皆因土官桀驁驕橫遂致亡身破業後有文官多務虛名而無實惠於生民設詭而啜哄上司為用夏變夷之舉不顧經常之計且又貽患地方將前土官改作流官衙門選去文官皆是老耄庸劣不過養身蠶食地方之人却將兩廣軍前土官兵減革大半即今地方十分不堪允遇征進地方至無

土兵調遣合無仍將兩廣已故土官查取應繼能幹官男紹舊開設土官衙門將所設流官吏役人等盡行革去以便調遣今安南地方若不乘機議處計出萬全止冒行彼處招諭尤恐各官智識有長短才思有淺深或一時不能周悉不無有失機會豈能永圖治安伏望

皇上大奮乾綱

勅下在廷文武群臣通將兩廣土官查復并安南合行事宜從長會議亦要各官自出己見作何施行勿得似前含糊欠明務要吐露報

國忠情明白可否衆口一詞僉同會議開款覆奏

方可施行庶無甲是乙非之論則遠夷可服治安可永矣

莫方瀛差頭目范正毅等齎表及書赴雲南乞降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為之具奏且論該省諸臣之功疏下兵部議尚書張瓚復會廷臣議畧云莫登庸父子蠢茲夷醜欺人孤寡篡逼國主僭號改元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擅作大誥以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滔天神人共憤

皇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始因禮卿之請繼因黎寧告變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往正其罪兵動

有名夷夏爭奮則蕞爾小夷將殲類矣

皇上好生之德上通于天以篡逆之罪止在登庸父子其餘夷獍或有脅于殺戮以聽從者或有脫于逆命而潛遜者或有心懷忠義而不能以自奮者

天兵一臨不分玉石乃改

勅行兩廣撫鎮等官從宜撫勅以安南土今登庸

父子乃敢文飭繫詞以瀆

天聽雖云投降而尚據國土雖云納款而又謂本

國地土載在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獻雖據頭目者人納稱國

內無主莫氏受黎氏付託權管國事觀其詞皆

詭詐意在要求所據雲南撫鎮等官沐朝輔等

要將莫登庸父子曲

賜寬宥及論功行賞掣回蓮花灘防守官軍等項

事宜俱難輕議武定侯郭勛奏稱明出

黃榜昭示彼土人民比炤土官事例許其開款納

貢及令兩鎮相近土官收取臨迤地土人民管

轄無非以夷攻夷之策并議處黎氏子孫武文

淵父子莫方瀛父子及兩廣復設土官衙門等

項事宜亦係安插夷人之計并黎寧書內備陳

篡逆播遷緣由開報兵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

等項事情與先差鄭惟燎齋奏大畧相同臣等
反覆叅詳逐一議擬竊惟職厥渠魁脅從罔治
自古帝王誅亂討逆仁義兼盡不易之常道也
名其為賊罪人斯得與衆同欲事無不濟安南
如陳氏黎氏所以能有國而臣民俯伏聽從者
以有

天朝爵命為之重也今登庸父子篡奪虐民名義不正彼雖
夷國亦有人心寧無忠臣奮興義旅及我附近土官亦未
王化敢不助順驅除兇殘天威一臨百蠻響應義
勇林立壤地小分獨夫父子滅亡無日矣但兵律貴
專事難遙制前項事宜于係西廣雲南二鎮各

該撫鎮等官或意見不同未免牽制途路寫遠
不無遲延須用總督叅贊文武大臣督同節制
庶便于行事易于成功伏望

皇上簡命將原推總督軍務總兵官今推鎮守寧
夏咸寧侯仇鸞行取未京原推叅贊軍務右都
御史今陞兵部尚書毛伯溫量改部銜仍兼憲
職各請給

勅書鑄給關防并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
適中去處督同撫鎮等官相機行事凡軍務等
項事情悉聽便宜施行敢有違犯查照軍法處
治仍將莫登庸父子前項原議罪惡請降

黃榜齎至彼處宣布

恩威明諭天討所加止在登庸父子其餘土官人等一切不問有能擒斬登庸父子投獻者授以世襲土官給以重賞若能以一城降者即以一城與之以一府降者即以一府與之世為土官以沐王化若莫登庸父子能悔罪乞降束身聽戮該國土地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且待以不死星夜奏聞請旨

上裁若榜示之後登庸父子執迷不悟仍前占據國上于犯天憲合無聽總督叅贊等官督同兩廣撫鎮等官從長計議調遣兩廣雲南土官土

兵并都御史汪文盛開報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八百宣慰司土舍刀攬那攻車里宣慰司土舍刀坎孟良府土舍刀交等兵象及招諭安南歸附廣陵州土官刀雷昭晉州土官刀禎萊州土官刀琳黃巖州土官刀琬譙州土官刀堅瓊崖州土官刀明文藍州土官阮伯敬等及歸附武文淵父子等分道進攻內外夾擊潰其心腹擣其巢穴則逆庸父子指日授首而南土獲安矣合用錢糧糧徑自查處各該臨近土官人等并老撾等土舍攻取過安南地方查照功次多寡分別等第奏

請施行再招兩廣原係土官衙門後改設流官者
今議復設土官將流官革去但事在彼中其革
降黎氏子孫并武文淵鄭惟燦等量授土官職
事又事干議處合無通行總督叅贊等官一併
查處施行其餘未盡事情俱聽各官應便宜者
便宜舉行應奏

請者奏請定奪臣等廣集衆見如前議處恭

候

宸斷

勅下所司遵行

廣西按察司添註副使翁萬達等會議得前

項表文詞意俱順比之先次本狀委的不同似
有畏威懷德服罪向化之情但首稱權管國事
字樣恐于事體有碍及表文通篇皆首罪之詞
內又遽稱謝謝之一字亦于體式欠合應否省
令再行改正方才與彼接納及阮文泰等應否
開闔放進事體重大相應議處等因連將莫方
瀛印信降表稿文揭帖繳報前來已經會批依
擬省令改正接遞阮文泰等暫令回彼處近地
聽候開闔外及看得繳到降表稿文揭帖內稱
首罪并将該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進伏
望

天朝處分一節此固頑夷仰望

朝廷威德悔罪向化輸情投順與兵部題稱事理相同但其間事體關係甚重相應先行議處又經通行案仰兩廣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官并守巡兵備海道叅將等官會同從長議處停當具由通呈以憑奏

請

安南國大頭目莫方瀛專差頭目阮文泰阮拔萃等齎遞表文內言大頭目臣莫方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嘉靖十六年十七年逐月日臣承見所抄奉

天朝宣諭文字捧讀再三臣不勝畏威懷德省過悔罪之至臣謹奉表陳情首罪者伏以赦過宥罪

聖人之仁也畏天聽命小國之恭也臣竊念臣本國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自陳氏既絕黎氏承之一德

天朝所命向者臣先國王黎暲遇害無子國人共推其姪黎諲權管國事黎諲病卒無子國人共推其弟黎憲權管國事黎憲年幼居攝經六載間國內平亂道途梗阻未及請

命于朝黎憲又不幸嬰疾無有子孫宗派苗裔亦

無可嗣立者以臣父莫登庸係國舊臣素有微勞召委國事臣父上承黎氏付託下為國人請迫倉卒之間苟從夷倂固知得罪于

天朝然終于辭避則本國臣民無所統攝臣父不得已謹守

天朝欽賜印信撫集臣民又付于臣臣慮夫臣故主黎庶未得請于朝而授之臣父臣父未得稟于朝而受之黎庶又付之臣其授者受之者皆非也臣父子已甘受專輒之罪累差本國頭目范正毅阮文泰阮慶等齎捧奏軍并陳情首罪本遊奏而

天朝閔禁甚嚴累經年久一使未通臣父子夙夜思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又甘受稽緩之罪然改過者聖門所與首罪者王法所寬欵惟

皇帝陛下徧獲無私包含固外特差兩廣雲南鎮巡官宣諭

朝廷威德查勘臣本國事情使臣父子得有所申辭得有所依歸臣謹具臣本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進伏望

天朝處分為臣本國臣民立命庶臣父子獲釋丘山之罪而臣一國人民咸圖天地生成之化臣除本國事情已具前後奏書并方物謹另差頭

目俸齋赴京外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臣謹奉素陳情首罪以

聞

計開臣本國土地并人民實數

一土地界限東至海南至占城國西至雲南
老撾宣慰司北至廣西德祥州府五十
有三縣一百七十有六州四十有九鄉三
十有一坊三十有六社八千五百有九村
二百八十有二庄五百九十有五洲四十
有五册四百三十有七峒三百六十有五
源七場二

一人民數目戶三十萬五千二百七十有一
口一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有餘

臣又竊慮前項表文本不敢擅用

天朝欵賜印信但恐不用印信則無以取信于

天朝而本國悔罪向化之誠亦難上達故今不得

已乞

恩暫且權用方纔父子無任悚懼謹令阮文泰等

捧齋前項正副表文于諒山界首伏乞差官就

南交關接受并乞開關放阮文泰等投謁軍門

陳首轉達

天朝則一國生靈不勝萬幸

或問治天下孰為大曰權為大權曷為大曰權也者道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大用也惟聖人為能執天下之衡而權之以重輕乎天下之事以合乎道也曷謂權曰猶之稱錘也以從衡也以稱物平施以應天下之變者也曰權孰為大曰禮樂征伐為大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曰然則分

聖

天子一制一作整正百王是謂禮樂自天子出

矣誠有道之世也曰是則然矣非

聖

天子聰明睿智古之聖神者其孰能與于此

曰然則征伐之權何以謂自天子出耶則應之者曰天子有征無戰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討者出令以聲其罪于天下而已不伐之而與之戰也征者止也討而正之而已也如中國諸侯頑民有恭亂則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隣國連帥與其司寇自征誅之則已而我中朝
聖人坐治之而已也如外國有篡逆則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國人與其臣民自合攻之誅之則已也而我中國

聖人坐定之而已也或曰然則亦有伐乎曰然誠有之非是之謂也如此虜犯我北邊則北邊守

臣北伐之西羗犯我西邊則西邊守臣西伐之而禦之而使之遠遁則已矣不好大喜功而遠逐其利也或曰若朝鮮安南則禮義之國也彼則未有朝貢我則徃有封詔如之何而勿正也則應之者曰然屬者安南國王與其後裔為其臣陳嵩及莫登庸父子後先篡害據而奪之國拒其餘裔于南海之濱絕其貢道黎代遣其臣出萬死航海而未告變矣

聖天子聞之赫然斯怒發大號命大臣將徃征之矣其時内外之臣有或言不宜伐者問之曰古者明王不治夷狄萬靡之而已以不治治之而已則應之者曰非是之謂也古者天子不伐夷狄征討之而已以不伐伐之而已曰何謂以不伐伐之征討之而已則應之者曰征也者正也討也者問也討問其罪于其國使人人得而誅之是謂以夷狄攻夷狄以不伐伐之也以不伐伐之者是謂不伐之伐也軍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不戰之戰也以我討詞直也故討為上伐次之戰又次之討者坐定之道也且夫上天之生聖人也將代天以理萬國也故稱之曰天子謂當代天以理天下萬國之不理者如子之幹父之盪然也代天以理華夷萬國而平其暴亂奉天之

道者也如之何弗討弗止或曰是則然矣曰曷謂
不治夷狄以不治治之者則應之者曰謂其土
俗不同不可以中國之禮樂政教治之因其倍
而治之以不治羈縻之而已如是也今二國既
通朝貢封詔之體矣安南既闢其叛亂矣猶聽
其篡奪而不之正也可乎若夫有所不之治者
非是之謂也謂非禮義之國也所不可治者也
所不可知者也如北虜西羗之類是也烏得而
知之乎烏得而治之乎或曰我

聖祖戒後世勿伐安南是又不宜伐也則應之
者曰非是之謂也夫戒不伐安南者

聖祖嘉其國王陳日燿率先倡義歸順也抑謂無
罪而伐之或利其土地而卻縣之將隨征隨下
隨服隨叛無益徒損者也非謂討罪弔民以安
其子孫黎庶者為不可也且今莫登庸父子敢
行篡逆據我

天朝世封之國不討正之則大權廢弛矣或曰黎
氏其先亦篡其主陳氏而有其國

先朝恤人民之糜爛而因以封之今莫氏篡黎氏
一間耳以逆篡逆可不必伐也則應之者黎氏

篡陳氏已經

先朝一時權宜恩宥之矣累封之矣累封之則名

義正矣乃今因其被篡而曰不治之又追咎之
何以異于既入其豈又從而招之者乎恐非所
以教華夷也是使四夷化之寥寥無已也其可
乎或曰其國崎嶇有山嵐之翳有富良江之險
有懸兵深入之虞有饋餉不繼之慮如之何可
征之則應之者曰

先朝曾三征而三下之矣而郡縣之矣且今非必
伐之之謂也但討之之謂已也正之之謂已也
使彼不得以自安不能以一日自立于華夷而
已也使其國人人得而誅之而已也戎兵不深
入焉夫何慮以逸待勞矣何崎嶇我復平易矣

何險我不費斗糧矣何饋餉之慮或曰漢棄朱
厓後人高之何必討也則應之者曰棄之可也
等之如北虜西羗可也今安南禮義之國也朝
貢封詔之通也而可棄之而可如是乎且安南
黎氏貢道已久阻絕于莫氏航海而來告交矣
聖天子已赫然斯怒矣而顧可如是乎且設使朝
鮮之人或效其尤焉而未告未聞焉顧亦可以
如是處之乎可以為常乎臣有以知

聖天子高天下之見獨觀乎萬化之原未必如是
也

聖天子恭行天地之道者也必不如是也曷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天子之所以行大權以奉承乎父天母地之道者也故前者

聖天子初聞莫氏之篡逆赫然怒命將往伐之者義也繼而忿彼叛逆者莫氏一人也若往伐而先為之魚肉者一國億萬之人民也且討而不伐者古天子之禮也是以遲遲焉今也固尊天之詔于天下且

命天朝文臣捧詔于朝鮮以及安南以往論其故豈不曰彼猶同在上天覆幬之內者也曷忍棄之使知

皇天上帝之為尊而不可犯也猶真其十一百一千一萬一有悔改焉或不終自外于天地而反正焉以勿傷我人民也仁也否則將有萬全之策所謂以言語代斧鉞者以竹烏亦十一百一千一萬一而無遺算不費我中國斗糧不折我中國一矢不廢我中國一卒而可以一舉而永定焉以大惠一國之人民于無窮者焉是又聖天子神武不殺仁之至義之盡者也必將勅諭捧詔天臣文臣往諭之若曰爾莫氏父子篡放我

天朝封裔犯我紀綱脅我人民據我土地盜我府

庫窺我名器我

聖天子赫然斯怒出命討爾之罪命諸侯臣會兵
伐爾以征爾篡討爾逆以告于

皇天上帝而恭命焉正天下之大義也然猶緩兵
以需爾庶幾爾有悔禍乎而我得以保恤我一
國之人民乎或曰爾莫氏庶幾有卑詞以歸順
笑其意若曰黎氏衰微而讓國于我莫氏國人
共推戴于我莫氏我莫氏不敢受乃舉其人民
土地以歸

天朝天朝其斷焉嗚呼詞已順矣其信乎其詭乎
黎氏何以有航海之告篡乎何以黎氏無讓表

乎若有之知米黎氏為之乎抑莫氏詭為之乎
永樂宣德年間之詐屢可知也今我

聖天子至明至誠不逆爾詐不億爾不信命我天

臣文臣捧

詔以諭黎氏之國聞黎氏被爾莫氏逐之于海外
笑今爾莫氏誠自悔罪宜啣璧典觀面縛係頸
而求必自預求爾舊主之嫡裔與餘裔奉之以
求俯伏受

詔復其舊位返我封國正我紀綱安我人民歸我
土地完我府庫明我名器如是者爾乃真悔禍
笑信矣非詐笑我

聖天子必將恤我人民。取爾悔悟，必將命我天臣受爾。啣璧解爾，面縛去爾。頭維焚爾，輿視待爾。父子以不死置爾于海濱一區百里之地，使食之。世世以禦魑魅爾，身爾子爾孫得生已多矣。况有無窮之食乎？于是乃又諭之曰：彼黎氏亦不能守信地，有不保固社稷之罪，削降為土府州官。與地數百里奉其先祀，而其倍臣之有功抗賊者，及有忠義不從叛者，數十人各酌其輕重大小而分之。以土地小不過百里，大不過二三百里。使世世守之，世世貴富以君長于茲土。天子不有爾寸土不利，爾匹民不賦爾稅，訖為如

古之要荒之小邑者，然如今之田州諸土官。永順諸宣慰者，然若州有大不率者。

天子必命連諸州之衆，以討平之。立其賢者則已，以安爾人民，俾不相篡奪，不忍毒痛爾生民，以違我中國之化也。比又

聖天子體天地好生之至仁也。若莫氏猶不能然，而徒虛飭卑詞，是詐也。偽也。非信也。非真悔禍也。蓋將飭爾詐偽以欺我矣。墮我于計中矣。冀因而授封于爾，如黎氏初篡之故智然矣。以欺我人民，矯我

上帝，蔑視我。國體陰弛我大權，往者爾既負滔

天之罪矣今又愈益甚焉爾之罪遂大不可道矣爾其思之一出于天一入于淵出入之間不能以髮爾其思之夫然後命之諸侯臣戒我烽警擢我武備威臨于其地焉則已勿伐焉以待其安焉則已或曰請聞封地之義何謂也則應之者曰乃不聞賈誼治安之策乎衆建諸侯以分其力今亦衆建君長以分其力力小則易制永永不能生大變焉此萬世惠民之利也夫何疑或曰莫氏若不悔禍如前之云則如之何我

聖天子必將如初命將出帥而伐之乎抑已乎則將應之者曰若懸兵深入以犯不測之險疲我將士散我甲兵費我芻糧是謂窮兵黷武也是謂逐外以耗內也漢武西南夷之征可鑑也我

聖天子

神武不殺必不如是也所謂征伐自天子出者非謂天子自伐之也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也討而不伐也莫氏若欲詭詞以攘其國若不悔罪如前之為則二臣者必將完璧以歸報

聖天子

聖天子必將數莫氏十惡如嘉靖十六年文武大臣會議欽奉

成命者如永樂間數陳叔明二十惡而榜暴之
者以聲罪于其國之臣民而勿伐焉且告之曰
黎氏爾世王也莫氏爾世讐也我天朝

聖天子爾之大君也爾之大父母也上天命之凡
內外君長有罪必討而正之無赦天之道也爾
宜體上天不外爾蠻夷之心體我

聖天子不忍棄爾人民之心不忍糜爛爾赤子之
心不忍使爾人民赤子為魚肉而我為刀俎之
心前年命將出師以討爾莫氏之罪矣將由雲
南之蒙自廣東之欽州廣西之憑祥及閩廣之
海船四路並入滅爾無難矣復軫念之書云火

炎崑岡玉石俱焚夫叛逆作禍者一莫氏也大
兵四路而入必有腹背受戮先當其禍者爾國
億萬之人民也人民天之人民也

天子之赤子也故徐之然緩兵以需焉今莫氏又
為卑詞以誘我使我墮其計而授之封以定其
篡焉其大詐大不悛如此蓋自昔慣習之矣于
是天人共憤矣明神共誅矣彼不顧其子孫將
無遺類矣春秋之法臣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
赦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弑逆之賊人人
得而誅之不必天使也今

詔爾通國之陪臣若爾夷民各以上天之心為心

各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有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先脅從後悔過以全身家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黎氏之舊臣擁黎氏之遺裔糾占城之民衆各設計以夾攻而擒滅之者我

聖天子必錄爾功分爾上凡一國之地裂數十府州以各畀于爾以褒爾功爾子孫世世承襲享于無窮焉爾等既獲全爾身保爾家又膺爾子孫去禍就福享于無窮焉爾何憚而不為乎夫如是則一國之人皆謀莫氏者也皆莫氏敵也皆欲滅莫氏而分其地者也莫氏孑然孤立將安施其詐乎不數月之間莫氏父子之頭可懸于長安矣雖以此待之三年五年十年可也我無因逆封之之理彼無一朝自安之勢我有討詞而彼無憑恃其機在我而不在彼：忙而我忙我無患而彼有患我常逸而彼常勞如是者則我國體日昌黎氏之氣亦日張而其兵力日強國人皆曰

天子曾討之莫氏矣吾何以從之則莫氏之氣日衰黨與日將反戈焉是猶我殺之戈也特假手于彼人民也如是者持之以歲月之久通國將自生變也是我坐制其定也是故君子惟大居

正而已矣勿逐小利而已矣而天下之變貞夫
一而已矣前所謂不費斗糧不折寸兵不疲一
卒而成萬全之功者此也此討而不伐之大
效也此天地之大道也此

天子之大權也此以夷狄攻夷狄而中國坐制其
弊以收成功者也此之謂至德要道也此紀綱
所以永振國勢所以永昌四夷聞知所以無怠
無荒末王之道也或曰有微乎應之者曰有之

雖以我

聖祖之勇智神武封安南王陳日烿及日燧以後
叔明篡逆下詔數之諭以春秋誅亂賊之大

義而卻其豐貢烏歷日熾日焜二世之擅立而
不請封終不加兵繼而假手于黎季犛以滅之
此

聖祖討罪不伐而夷狄攻夷狄之大驗也然而其
時猶未懸賞以地耳猶未下諭臣民合攻陰擒
之令耳且感應于默默之中如此况今明示以
春秋人人得誅亂賊之法有不翕然響應去禍
就福者也抑季犛猶為非善耳特天假之手不
可誣也縱使一時罪人未即就擒彼已負天討之
罪名于天下國人皆不與焉彼將無以自立中
國之大權亦在我而不自失矣若我聽其詭詞

而因以授之封是自我與定其篡是中國之大權自假與人彼將得以自齒于諸夷之間是猶借寇以兵而齎盜以糧矣我

聖天子仁義並用必不如是舛也是故一陰一陽殺生地張天之道也一柔一剛舒翁昭章地之道也一仁一義恩威偕行聖人之道也陽陰剛柔合德仁義中正变化三才之道也或曰斯討詞也將為達諸其國之臣民乎則應之者曰

聖天子正正之詞堂堂之道由廣西之憑祥廣東之欽州雲南之蒙自諸路而進之其國之有司其國之有司以達于逆莫氏必將傳達于

黎氏暨其遺臣民矣有未盡達者則如之何曰乃不聞魯仲連聊城之事乎我之有司必將騰黃萬數繫矢而射之其境其境人得之必忻忻然以相告焉皆將以莫氏為奇貨矣莫氏回顧左右之偽臣與國人皆其敵國矣由是一國皆離心解體矣或曰莫氏既有卑詞因而授之順其無患不亦可乎則應之者曰吁是患之大者也是不可之大者也且莫氏詭詞也詐計也詭詞詐計欲以欺我也欲以欺我

皇天上帝也欲以欺我堂堂

天朝也欲以欺詐攘而有之也使我一墮其計焉

是我則助惡也我則中國而夷狄也我則大權
因以日弛如火之銷膏不自覺其日損也四夷
八蠻漸以效尤而不知其如風之微漸不可長
也唐藩鎮之事可鑑也或曰昔安南黎利之篡
陳氏也宣德之間亦嘗宥之矣因封之矣今循
行

國家故事何為不可則將應之者曰我

聖天子恭行天討事天明事地察以追踪二帝三
王之道也若

祖宗一時權變故事寧肯以為常法乎如天命
天討何哉

聖天子釐正百王之謬多矣宜其不然夫仁至義
盡聖人所以體天地之道也其孰能之哉我

聖皇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

十八年八月兵部尚書張瓚會同翊國公郭勛
吏部尚書許讚及諸廷臣議曰安南為國地本
夷荒昔我

太祖高皇帝創有天下其酋長陳日烽首耒歸附
得錫封爵比黎季犛設詐作逆我

成祖文皇帝震怒命將討平廣求陳氏遺裔無存
乃從而郡縣之其後簡定季擴相繼狂悖又屢
于戈卒就戡定曾未幾何黎利變作禍危南王

我

宣宗章皇帝仰念

先皇遺訓謂不足煩兵遂以授之恩至曠也自是
繼世襲封受命惟恪因時修貢效順恐後蓋所
以仰報我

天朝者日夕兢兢當求弗替而乃至於黎凋荒縱
在位致為陳高陳昇所圖雖有黎德嘗繼罔自
立竟于播遷以死于是其臣莫登庸暨子方瀛
謀討高昇威權漸盛私擁黎德假名授受父子
相繼遂成僭竊伏惟

皇上為華夷萬國之主始因禮部之請繼因黎寧

告變屢

勅廷臣會議往征而神武之威尤藏不殺近因恭
薦

皇天大號簡任尚書黃綰充使往彼詔諭尋以
別故奉

命革閒茲者伏蒙

聖聰兼聽復以此國應否棄絕討罪如何處置
下多官詳議臣等以為黎利之罪既為

宣皇帝所赦而其奕世稟職固我臣妾揆以大一
統之義未敢棄絕無容議矣其莫登庸暨子
方瀛不顧土地人民雖黎氏所有實本我

天朝所授乃敢乘機濬奸篡逼國王僭號改元
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擅作大誥
以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貫盈人神共憤

聖明所讚討罪茲

朝廷之正法而天下之大義也近節據兩廣雲南

撫鎮等官奏稱莫方濂父子已恭聞

天聲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仰惟

皇上春生秋殺仁義並行苟可文告之脩自當兵

革不試况禦夷之道曰治以不治王者之師曰

降則勿殺乾坤覆載豈有容心但夷情叵測詞

雖卑懇意或詭秘一涉于偽即為所欺茲乃

朝廷大體關係匪細在今日法不可不正義不可

不彰且徃正其罪止于登庸父子其餘一切不

問臣等會查得原擬

欽命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今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都御史毛伯溫叅贊軍務各請給

勅鑄造關防并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

中去處會同兩廣提督及節制各該撫鎮并副

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

并歸順武文淵等及都御史汪文盛開稱老嫗

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八百宣慰司土舍刀攬

那攻車里宣慰司土舍刀坎孟良府土舍刀交
等及招諭安南歸附廣陵州土官刀雷昭晉州
土官刀禎萊州土官刀林黃巖州土官刀玳譙
州土官刀堅瓊崖州土官刀明文盤州土官阮
伯敬等前項各處兵馬通行整飭及將合用錢
糧漸次從宜會計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聽便
宜若使義旅張皇

天威宣著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
上表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

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詞

朝廷待以不死總督叅贊大臣作急將其乞降聽

處真實情由星夜具奏取自

上裁臣等竊惟前項事體關係重大今會廷臣集
議衆志僉同各竭愚慮徒切汗慚深念機宜猶

多迷昧仰惟

皇上聖神文武英謀睿算迥邁帝王恭候

宸斷

知欽州林希元又上疏曰臣見禮兵二部會議
征討安南已將未盡事情陳奏外其國君臣喪
亂位祚更易土宇分裂緣由與其土地城郭士
馬甲兵糧食等項臣備細采訪頗得一二逐一
開具凡四條并畫圖二幅連前本一同上進如

蒙

聖覽則荒服萬里之外可得之離照之下矣

一安南國王黎暲乃故安南國王黎灝等五子
黎瑀之第三子正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受

詔襲封安南國王仍僭號端慶在位四年無子以
長兄之子諱為嗣大臣莫登庸娶黎諱之母為
妻黎暲不道國人嗟怨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
日社堂燒香官陳曷與子陳曷陳昇興兵作亂
殺黎暲而自立僭號天應莫登庸與大臣阮弘
裕起兵攻陳曷曷走死獲陳曷及其臣陳璉等
殺之陳昇奔諒山地方據有長慶太原清都三

府莫登庸與群臣立黎諱為王時年十歲僭號
光紹差陪臣阮時雍上表請封及貢方物道
出諒山為陳昇所阻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其臣鄭綏作亂立西榜為主逼犯都邑黎諱出
奔于外莫登庸起兵攻走鄭綏捕西榜殺之迎
黎諱歸國莫登庸厚施得民謀篡黎諱在位七
年登庸娶諱母生幼子稱諱父遺腹冒姓黎氏
立名曰憲將害黎諱以其子代之母知其意陰
使人以告嘉靖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黎諱與
其臣杜溫潤等奔廣南據有清化義安順化廣
南四府莫登庸遂以憲權國事僭號統元嘉靖

元年

朝命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禮科給事中俞敦齋

詔前往安南又為陳昇所阻不得達至嘉靖五年

莫登庸餽象牙犀角南沉諸香并銀約一千兩

以黎憲為名求通貢于欽州署印判官唐清為

申兩廣軍門兩廣提督軍務都御史張獲送廣

東按察司問罪其事遂寢唐清竟斃于獄嘉靖

六年黎憲故莫登庸遂自立僭號明德遣其頭

目駕舡一十艘由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峒

長黃子璟禡天禱求通貢于本州時署印廉州

府推官趙佐不敢主遂去登庸既篡位黎陳二

氏交攻歲無寧居又惧中國討之在位方三年

嘉靖九年禪位與子福海改名方瀛僭號大正

登庸退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所生之地在海東

府橫浦縣去其國七日程去欽州五日程莫登

庸居此為其子外援且備我耳陳高之起自以

故陳氏之後冒名曰嵩又曰玄孫故國人有附

之者據有清都大源長慶三府又連結廣西諸

土官為之援故能自立以抗莫氏今聞其民半

已服于莫未知是否黎憲據廣南雖云四府然

其地最廣又產象牙南沉丁乳排草諸香藥視

安南諸府獨為饒沃故其民富而兵強足以制

莫氏嘉靖十四年十二月莫登庸父子以兵五千分水陸兩路攻之黎諲與戰斬首五百大敗而還自是不敢復圖廣南但地隔南海登庸據其上流其勢為強故不能恢復爾

一其國地土分十六府國王所居曰東都為奉先府亦猶兩京之順天應天也其外十五府倣中國之制一府為一布政司曰京北曰清都曰太原曰諒山曰山西曰興化曰光明曰宣化曰海東曰山南曰清華曰義安曰順化曰廣南府名與司名間有異同又且多非永樂中郡縣之舊蓋復國以後已更易矣每府設一衛亦設都布按三司府衛正官首領官各一員地方廣袤以道里計之猶不及吾廣東一省自京而西則由山西興化光明宣化以次而西接乎雲南由老撾以入臨安自京而北則由京北清都太原諒山以次而北接乎廣西自憑祥州以入思明府自京而南則由山南清華義安順化廣南以次而南接乎占城自京而東則由海陽東以次而東接乎廣東由永安州以入欽州自東京至雲南可五六日至廣西可十日至欽州可十二日至其國廣南府水陸各十五日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府負山襟海自為一封域廣南乃其

極南黎諱所居與占城隔界水程可一日欽州時羅貼浪如昔三都與安南永安萬寧二州接壤宣德間棄交阯州民黃金廣率四崗之民叛降安南本州遂失如昔一都貼浪半都安南以其置新安州復徙永安州以治之正統五年廣東巡按御史朱鑑奉

璽書招撫叛人竟為安南所阻安南既亂嘉靖十年黃金廣遠孫黃伯銀率舊民九十四人來歸兩廣軍門給與廩食議安插後聞交人欲奪伯銀懼遂遣還安南之法惟君長得束髮穿屨官民皆短髮齊眉跣足無屨聞吾民之陷于安南者入國則服夷服至家則仍華服當官則稱海東府新安州歲時祭報則仍稱

大明廣東廉州府欽州如昔貼浪都云蓋未嘗一日忘中國也

一其國城池惟王所居之都則有城垣用石及磚合砌高可五六丈廣袤五六里城外有壕亦猶中國各布政司城池蓋未棄中布政司之舊城也倣吾京城之制增築內城以居與外城凡三重在外州縣俱無城郭止以竹木為欄柵莫登庸居都齋以鉄蒔木為城平居籍民為三等中等給後遇有征行則徵其上等為兵父子兄

弟偕行雖設軍衛所管皆民衛所之權重于府
縣征行糧餉皆民自備器械以鏢鎗射遠短刀
接戰藤牌自衛鏢削木為之而銳其首疾利如
箭遠可至百步不開弓矢戈戟無甲冑臨戰以
以布裹首夏月裸身冬月以綃着綿為甲不慣
馬戰步走輕疾能方馬戰軀高廣不過六七尺
長五六丈兩傍各十五六人以木槩盪之甚疾
名蜈蚣舡然不用釘以藤束紮故易壞每歲一
修以吾海舟衝之無不碎者畜象以備不虞遇
大兵則驅以戰故國初征安南製獅子皮蒙馬
以制之其州縣之兵甚弱可用者惟國都及登
庸郁齋之兵爾然大約亦各不能過萬人
一安南既亂邊民之不逞者每生覬覦邊吏憚
生事輒取而杖殺之弗能禁也嘉靖十年廣西
思明府土目黃萬生自稱毋徭州土官之後請
招兵復收故地以還

天朝海北道兵備無事誘送兩廣軍門杖殺之黃
金廣之後有曰伯銀者因其國亂謀未歸欽州
黃康鎮糾合廣西土目趙藍等兵接取官府弗
聽自以七十人往交人追之者數千格殺數十
人交人不敢追遂接伯銀等男婦九十四人以
歸軍門檄州給與廩食議安插風聞交人欲奪

伯銀懼遂歸伯銀殺趙盤等六十餘人嘉靖十三年廣西徭人覃善輝復稱思明府土官之後約結黎諲假以奉

旨各處招兵州民吳明輝等從之者數十人俱被官軍捉獲杖死嘉靖十四年廣西僮人韋緣廣復踵覃善輝故智興兵進取被南寧府捉獲杖死嘉靖十五年四月州民黃邦相復踵韋緣廣故智興兵進取亦被廬州府捉獲杖死至十一月覃善輝之弟善通又請兵取復故地具告廣西左江道移文本州各府查勘未報邊民覬覦動結黎陳委請興兵進取官府莫之聽乃假軍

門上司指揮各處招兵官府覺而持之兵未集而身莫容輕率以進故輒為交人所敗然韋緣廣僅三百人交人逐之者數千不能勝至動三司傾海東一府之兵攻之然後充韋緣廣猶脫其身以餘衆五十人還則安南外兵之弱可見矣黃萬生等舉事惟趙盤趙源係生員接伯銀財物無所掠又以七十人擊其數千而獲濟事擅興師旅固為首罪奪回歸人亦為有功其雄勇之足稱也乃誘而殺之情似可憫韋緣廣市井庸流有勇無智多假恢復之名以濟竊盜之私輕舉妄動以殺其身殆不足恤然黃邦相之

血未乾而覃善通之謀漫起則登庸據非其據
而未奸雄覬覦之心中國之民猶知安南為我
故地亦可見也諸奸之起皆假

朝命交人畏縮不敢拒必多方伺探的知非是乃
敢出擊則彼國人心危疑屬在

本朝天道好還此殆其時

希元又上疏曰臣伏見兵部會議征討安南于
兩廣湖廣福建等處調兵入差官各處措辦錢
糧以給軍餉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安南之
兵計不下十萬以千金之費計之良亦鉅矣必
欲取之官與民不一費且難乎臣有愚見不待

取之官民可以足兵食之費者請陳之湖廣廣
西雲南各省調募土兵自有常法臣不容贅以
閩廣二省言之安南俱要習水戰者福建則募
諸漳州五粵及泉州沿海廣東則募諸東莞南
雄與海南沿邊所募之兵皆須顧直一兵月顧
銀一兩一年該銀一十二兩兩省之兵若各二
萬一年該銀二十四萬兩一兵每月行糧四斗
二萬之兵月該糧八千石一年該糧九萬六千
石臣按今各州縣編設民壯民快機兵農民不
能應役皆顧人代當所顧之人多市井遊食素
不習水戰若取州縣民兵月錢以為募兵之費

民亦樂輸而官又得用福建五十六州縣除固
守地方各處只徵其半計可得一萬兵之顧直尚
有一萬之兵則徵諸江西以足之廣東亦依此
法不足則取足于四川如是則募兵之顧直可
辦矣今各衛所之軍多老幼孱弱不能得用又
需月糧以應軍官之賣放可一軍月取米二斗
以為行糧計取四萬官軍月糧可足二萬兵之
行糧不足福建則取足于江西廣東則取足于
四川軍人免其征行取之又少彼自樂輸如是
則行兵之糧餉可辦矣若夫衣甲器械賞予造
舡等項所費亦多臣請各省查出廢寺田土可
以變賣各僧寺租穀數多可借收不足則官為
處治如此則軍中之雜費可辦矣潮廣廣西雲
南三省未知彼中事例宜以是法通行俾更相
潤澤如臣之策儻有不敷然後取之官與民雖
有所費計亦不多如蒙允臣所奏

勅下該部詳議舉行則兵食可足官民兩便征伐
可舉而大功可成矣

安南論上

聖人之治夷狄也能喻之以義而不能齊之以
禮何也天之生物也不一其族故聖人之立教
也不一其施施不可一是以治中國不得不詳

而治夷狄不得不畧詳者何齊以禮之謂也畧者何喻以義之謂也夫禮之立也莫嚴于君臣而其廢也莫逆于篡弑聖人之別為君臣也大自賞罰之權而細綦等威之辨其戒篡弑也輕自齒馬蹴芻之罰而顯綦無將之誅屑屑然如此其詳者惟恐上下之分渝而綱常之植撥也然但以此施之中國耳至于夷狄則不然是故建極于此而風動于彼羨德而景仁者褒嘉之而已耳不為之頒政以易俗也旌其酋長別其部落使上下輯睦以衛我邊圉如是而有不執于其主者責讓之而已耳不為之勤兵以騷遠也曉以順逆憐以禍福憫其無知而俟其自定如是而有不從者棄絕之而已耳不受其乞憐之求淫巧之貢因而與之也則三者雖施有先後之不同均之所謂畧也何也勢也所拘故法不可以徑遠是之謂遵天之道而因地之宜今天地之生物也馬牛虎豹豺狼異族也聖人之治馬牛也加以羈約服以箱軛制其器以耐其才以適吾用者惟恐弗周至于虎豹豺狼則放之山林禦之畧獲令不搏噬馬斯已矣不以馬牛之治治之也夷狄之不可與中國同亦猶虎豹豺狼之不可與馬牛例也是故春秋之法

莫嚴于亂賊之誅而事之見于吳楚者第因赴告而策書之以示懲戒而已矣至于陳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聖人之于齊固與吳楚異視也乃者安南之變固夷狄之常也而朝議欲征之是異于春秋待吳楚之法矣

安南論中

夫謂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彼之不足征也何也天下之事勤于外者必疲于內而眩于名者必損其實也是以神禹之武不矜有苗文王之怒不捨葷粥聖人豈不欲薄海之外咸蹈禮習樂以從化哉而勢有不可是以先王之制自日享月祭以至終王各有差等而九服之外名之曰荒也者因其俗以為治而不以中國之法律之也况兵也者入非可以易動者也湯之滅葛也為其讐餉也使葛伯無讐餉之虐則東征之師必不興宣王之伐玁狁也為其侵鎬及涇也使玁狁無侵鎬及涇之侮則采薇之役必不遣甚夫聖人之心無樂乎用兵也後世樂用兵而不自弊者未之有也是故用漢者西域也非西域之能困漢也而漢之困自西域始也亡唐者南詔也非南詔之能亡唐也而唐之亡自南詔始也是以聖人戒無厭之

求而窒必勝之愈務篤近之實而不擢舉遠之
名莫民不道弑其君而奪之位罪誠有之然其
國之臣民咸帖然歸服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
違道于譽以孽結其私者非一日矣是非有葛
伯讐餉之害也怯義懼討惴惴為不敢通名入
貢者幾三十年迨乎

天朝以大義詰之則又君臣降服稽顙請死自比
于繲綫之徒是非有猥狎侵鎬及涇之侮也二
者皆不足以煩王師而議者必欲征之過矣雖
然議之征者誠過也而諫之止者又徒以不能
取勝為憂亦非也夫以四海全盛之力而謂不

能殲一隅損

皇稜而貶國體其見為不宏然以一隅之地而必勸
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近歎而忽遠猷其勝
也為不武昔者主父偃之諫伐南粵也曰夷狄
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之議棄朱厓也曰不
以鮮介易我冠裳二子之言庶幾近之矣吾故
曰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彼
之不足征也

安南論下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于周莫烈于漢莫弱于宋
莫鄙于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

之長莫不稽首奉琛着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
雉來獻周公為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
不享其物旨哉斯言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
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
之峩侈五葉之豈騁其雄心開拓矣徼遂使五
嶺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
妾者而為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
斯亦振古無前之偉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
五代之亂負險跋扈規為龜茲兩漢經畧之跡
蕩然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言不遑南顧以致易
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未貢而即以

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暴侮時時入寇
雖缺殺掠吏民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
祖以漠北之豪耽緹殺戮嘗鳩數十萬衆統以
愛子躡踪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
要之以玩好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敗法取
怨外夷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

朝應運開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

高皇帝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陲
且不伐之言垂之祖訓柔遠能邇一周公之懿
也

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休揚水火一戰而

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使龍編齋壤再見官儀
赫乎漢武之烈也雖嚶咻稍踈約束太驟為夷
醜所弗堪而風以學校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
矣及乎季辟称逆裴兇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
勝計

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
年以未塞徼寧謚無斥埃之警不可謂無大造
于南土也惜乎當時無有倡彙絕之說以稍示
貶謫而仍假以王爵受其貢獻為稍靡耳頃者
黎氏失國之由與莫氏得衆之故今皆未之詳
也在黎氏必淫慝自恣故衆叛而親離在莫氏
必陰施以市恩故能潛移而默奪不然豈以一
國之主累世之威而忽然易姓更無倡義于其
間者哉莊伯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于是乎有
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于是乎
有采芑之歌莫氏之于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
深者其自衛固矣當是時而欲征之則失春秋
詳內答外之體因而與之則非先王正名定分
之心故不若先之以文告之詞詰其篡逆之由
曉其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為
之所如其冥然矯虔不可間諜也為之申固閑
隘卻其貢獻絕不為臣則莫氏者必且皇皇然

曰

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于臣民也其國之臣民亦將曰莫氏為

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而圖之者即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固凜然外域也吾故曰征之不若棄絕之為愈也

安南發難

容有頌予安南論者曰子言棄絕之策于華夷之義則正矣猶恐未能撫事而詮情也吾聞智者不懸斷以決事辭者必明微以定辭故是非不淆而利害可觀也夫安南擔爵膺符保翰矣裔為

天子命吏而莫氏陪臣也以陪臣戕命吏而弗討也無乃逸賊而宣尤乎應之曰不然安南固

天子之命吏也然比之內郡則有間矣內郡之吏課其殿最而出陟之生死惟命猶有肆螫以殘民者內郡之民皆聖賢之胤也禮義之教朝作而暮提之猶有作慝以犯上者况于徼外之夷哉夫安南要會不課于天府賦稅不入于司徒其用入行政

天朝未嘗專制于其間也則其禍福興廢皆自

作而自取之亦非

天朝所能究詰也况乎環海以南擔爵膺符達名納貢與安南北肩者星列而居其繼及篡禪

天朝未嘗一一致詰也而何獨駭心于安南也客曰非是之謂也予以為興滅繼絕者聖人之心也鋤強扶弱者王者之政也小國之君不保社稷竄越以死而弗救也無乃非樂天字小之心乎曰不然客徒知莫氏之當誅而未知黎氏之有罪也夫黎氏之先抗王師于天憲陸梁無狀挾詐以求封此滔天之惡也

宣廟不忍生民之荼毒恩而與之恩莫厚焉其

子孫不能布宣

明命以和輯其民自用勅殪若律以中國之法當蒙失職之誅而何滅絕之可憫也夫與滅國繼絕世先王所以存聖賢之裔也非所以施于黎氏也故論安南之事者若以其地本

天朝故宇也黎氏受之而不能保及是時而取之以完景員之缺則信有詞矣如徒致詰于黎莫順逆之間誠容所謂未能撫事而詮情也客曰如子之言則安南信可取矣而前言不當征者何也曰天下之事論之易而行之難故盪舟扛鼎不可謂無是力也非其人則難矣冬發萼

而夏造水不可謂無是理也非其時則難矣是以聖人不違時以動衆不強人以圖艱况乎兵者呼吸存亡又非可以筆札口舌弄也故安南之征有大難者四矣一曰兵二曰將三曰餉四曰守而九百瑣碎不與焉夫以天下之大不患無兵也然南土地理隴塞非土兵莫得要領故當先鋒然土兵狼虎也所過殘破荆棘生焉故必毀廬舍擄妻子焚積聚發立隴然後快于其心以逞其力若是者以之勦賊猶可以之伐國非所宜也夫伐國者東面而西怨北面而南怨曰奚為後我然後為王者之師也若土兵者胡可

用也故曰兵難以天下之大不患無將也乃者承平日久豢養日深建牙而分閫者率膏粱之子純綺之習也即有謀勇之才亦未嘗屬韃橐涉行陣與士卒同甘苦如國初諸名將一旦舉而授之斧鉞之司不縮粟而驚或輕佻而敗矣故白將難以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然安南閩隔山海鳥道盤躡車不得方軌而人不得比肩縱有百萬之師必魚貫而進故輜重芻糗勢難追隨畧計一人之荷不過四斗草不過一鈞而褰發囊橐猶纜帶其中其所資給者鮮矣若海運則風波阻厄期會難必元嘗以三萬戶輸

糧十七萬三月而不達此其明鑑也故曰餉難
就使兵強矣食足矣將才選矣長驅而擣之何
憂不克然寄寓之卒不便耕作則屯田之策不
可行草莽蒼蒼瘴癘薰蒸則防戍之兵不可久
也故曰守難犯此四難以求一逞亦何利而為
之哉况乎兵可以久練而精也餉可以漸輓而
積也守可以多方而固也至于將則天產而地
成之不可以強而致也故漢武無衛青霍去病
必不北伐無揚撲路博德必不南征今之武弁
可與四子同科者誰歟吾故以為安南不當征
者時不逢機而人不任事也客曰內應者機事

之會也多助者兵家之利也聞安南之臣有鄭
惟燎武嚴威者擁兵以望救黎寧老搃之壻也
延頸而願為先鋒以此乘之宜無難者曰噫唯
其數說之紛紜是以國議之眩惑也夫鄭惟燎
之避難歸順武嚴威之擁兵清華黎寧之贅寄
老搃背莫登庸倡亂之始也今且三十年矣其
存亡未可知也即有一妄男子出而倡曰我黎
寧也其真偽又未可知也且老搃猾酋也彼以
安南為奇貨欲假中國之力以懼之勝則彼茹
其利不勝則中國罹其殃是挑釁之媒焉可信
也客曰如子之言則我信非利矣今有為善處

之策者三或欲責之割地以贖罪或欲要之入朝以待命或欲令其郡縣歲進表章一倣朝鮮之制三者何策為優也曰皆未也夫割地以贖罪是利其所有也金元之于趙宋嘗行之矣

天子以雷霆之威將正名定罪而利其所有是狄道也胡可行也入朝以待命是懾之以所難也元之于安南嘗行之矣

天子以天地為量將字弱扶衰而懾之以所難是伯道也胡可行也獨每歲類進表章若朝鮮之制庶可行者然荒服遼遠夷情叵測萬一期會有愆則他日之兵端又自今日作備也是三策

者皆不可行不若棄絕之為愈也故予嘗謂安南之亡不在宣德而亡于永樂之末安南之失治不在今日而失于宣德之初何者黎氏初平人心競梳當是時而倣

太祖處雲南之制統以土酋因俗而治俟數十年之後而漸加約束庶可馴化失此不務而驟然蒞以流官律以王法鳥獸之民何以堪此此變之所由起也及乎季犛倡亂勢若土崩不得不獨其巢穴以安反側當是時而倣

太祖處湖蜀諸夷之制授以招討宣慰之官猶可駕馭失此不務而仍以王爵賓為外藩百年以

來縱橫自肆忘

天朝之恩久矣延至今日安可制也吾故曰安南之亡不在宣德而在承樂之末安南之失治不在今日而失于宣德之初也

兵部尚書毛伯温咸寧侯仇鸞至兩廣會議畧云

帝王為華夷之主苟一物失所必同一視之仁篡逆首春秋之誅况四夷不庭必彰天討之義南交為地堯典肇書自秦漢以來皆屬內附至宋元以後始有爵封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安南王陳日燿首先納款

嘉其效順仍以故封日焜衰微季犛詎逆我

成祖文皇帝赫然震怒大興問罪之師特命總兵

官張輔允矣全才屢報生擒之捷因陳氏之無

政遂即縣而設官夫何黎利恃頑復繼定擴稱

亂我

宣宗章皇帝因其首罪不欲窮兵為之子孫正宜

保守乃黎峒荒縱黎諷播遷是亂賊之遺不能

延其殘澤之久然上下之分無所逃于天地之

間莫登庸莫方瀛既已屢世為臣乃敢操戈執

主僭改年號偽置官僚占據國城阻絕貢路擅

作大誥僭稱上皇倡起亂階連結兵禍生靈荼

毒邑并丘墟罪狀既昭情法難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修
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殆因朝使不通欲求
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賊臣父子乃懷德畏威悔
罪向化據其哀請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
可測雖云獻圖聽處未見委國輸誠雖云上
表乞降未見束身待罪陽為歸順陰寔悖狂若
不張皇六師恭行天罰何以立彝倫于無斃何
以示夷狄之有君擬合就行為此仰司即行掌印官會

同守巡兵備海道管糧管屯提學添註叅政副
使及副總兵叅將等官作速會議停當要見某
處調集漢兵若干某處調集遼兵若干某處調
集土兵若干某處調集狼兵若干某處調集目
兵若干某處調集打手若干某處調集殺手若
干某處調集海兵若干以上通計兵若干某府
某倉積糧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州某倉積糧
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縣積糧若干某庫積銀
若干以上通計糧若干銀若干某處造船若干
通計若干某處買馬若干通計若干廣東分作
幾路進兵廣西分作幾路進兵雲南分作幾路

進兵某路用某處某處兵共若干領兵將官某
人文官兵備某人或守巡某人供應用某處某
處錢糧共若干部糧官某人何時可至境上何
時可以進兵其接境要害地方若廣西之憑祥
歸順龍若廣東之廉州欽州若雲南之老撾蒙
自即今應該分委將官某人文官兵備某人領
兵前去守祀及體探虛實用兵之際有功者分
別等第作何陞賞有罪者應否分別俱從軍
法若賊臣父子如果實心歸順亦要明白聲說
妥見地土人民作何處分乞降聽處情由何以
表見真實條列備開呈馳先報再照興師大計
宜出萬全臨事好謀必採群議仍通行所屬大
小官員及山林宿儒壯士但有謀奇長策俱要
明白開陳密切封緘發報當職別無他長惟不
教自用樂于芟善乃平生實心其言有功仍明

白奏聞

朝廷一體陞賞不敢隱沒

兵部尚書毛伯溫會同移檄云莫登庸莫方瀛
乘危肆兇篡主奪位僭改年號偽置官僚占據
圍城阻絕貢路擅作大誥僭稱上皇倡起亂階連
結兵禍生靈荼毒邑井丘墟罪狀既昭情法難
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修
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通欲求
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命將出師
聲罪致討登庸父子乃懷德畏威悔罪向化據
其表請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測雖云獻
圖聽處未見委濶輸誠雖曰上表乞降未見束
身待罪合行檄問為此仰司備行各該守巡等
官轉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等州各父老省
諭莫登庸莫方濂知悉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
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如果真實何以表見
必湏逐一聲說真實緣由其稱領以土地人民
悉聽

天朝處分如果悉聽作何處分亦湏逐一聲說悉
聽處分緣由務吐由中實語勿事紙上虛文我

聖天子穆：在上至誠至明大小臣工明：在下
惟忠惟順上下一德海宇同春真可質諸鬼神
豈但行于靈霜慎勿作為徒取日拙之勞急宜
自新早聽

天朝之命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
師弘宣吊民之意爾身就戮甘為獻誠之俘我
伐用張丕闡

文皇之烈其黎氏見有能人見在何處不得詭詞
隱諱亦當據實明言我

皇上如天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黎氏如絃
之緒可使一旦遂失其傳此事之畢竟當處而
誠之終不可捨者也

五月廣西太平府及憑祥州各申報安南莫方瀛
死于是軍門議檄總兵安遠侯柳珣等整刷兵
馬以聽征討大要謂原議進兵之期宜在九月
今冲夏將盡入秋伊邇節據諜報安南近有內
變人皆倡義討賊日望 天兵早至果如所言
一有機會即當興師原議各爰應調官兵

尚未齊備宜申明議度庶不臨期候事所據左
江官兵行叅將余恩右江官兵行叅將李榮各
整綸聽詞叅政翁萬達所守太平龍過諸州密
邇安南要害再檄副總兵張經會同防守隨機
用兵調發總兵官安遠侯柳珣行令往南寧駐
劄以振軍容宣布

朝廷恩威軍門號令起原任叅將沈希儀以備任
使取僉事林希元所召東莞新會順德打手以
備調用申飭都指揮武鸞原守烏雷海灣嚴行
防禦復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投督發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往南寧

調度并督廣西左右兩江叅將余恩李榮副總
兵張經叅政翁萬選至各該地方整兵防備仍
審進止機宜

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毛伯温會同總兵官戚寧
侯仇鸞提督兩廣兵部左侍郎都御史蔡經兩
廣總兵官安遠侯柳珣雲南都御史汪文盛雲
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輔謹照

天子為華夷之主必敦興滅繼絕之仁

聖人為綱常之宗必彰討叛除兇之義時惟欽崇
乎天道所以乞協乎人情今黎氏之遺裔未泯
而莫氏之惡貫已盈天理人心昭昭不可掩也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安南雖僻在炎荒
然素被

天朝聲教中間豈無抱忠仗義之士撥亂反正之
才必能共舉義兵以誅元惡茲當大懸賞格以
速成功為此仰移檄省諭長慶諒山等府衛永
安等州各父老士民知悉爾等各宜欽奉上天
禍淫慶暴之心仰體哉

皇上正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為汝之舊主惡莫氏
為爾之世讐各宜奮勇據忠建謀設策一倡百
和不約而同近悅遠來不期而會大興討逆之
義旅殲厥渠魁弘宣緝獲之仁聲安其田里有

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貳萬兩仍
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一府歸附者即以其府與
之有願以一州一縣歸附者即以其州縣與之
仍各賞銀一千兩又聞莫登庸以都齊為自防
之計以九公府為都齊之衛夫九公府豈無良
心哉不過畏其勢脅從之耳今九公府有能擒
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一體賞銀二萬兩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歸附者亦即以其
地與之并照前給賞夫如是則安南無辜之民
得免殺戮之苦安南有志之士大彰忠義之名

天道以順人心以安豈非安南之大幸哉不然
則

天兵四集之時難免玉石俱焚之患是時雖有忠
義之士無以自見亦將駢首就戮噬臍之悔殆
無及矣爾父老士民其速圖之